

張維翰題



雲南文獻

雲南文獻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雲南石林



特會鄉同臺旅南雲，問訪國回團組典慶月十祝慶為館會南雲國泰
念留影合並迎歡會茶行舉北臺在日三廿月十年三十六於

談歡新爾事幹總周與老伯李老菀張



目 錄

雲南石林(封面)

紀念雲南起義獻詞.....簡爾康(一)

明季雲南志士遺民於辛亥革命及乙卯起義之影響.....張維翰(三)

雲南起義與護國三傑.....李宗黃(八)

護國前後.....李時(一二)

雲南人的新方向.....林子(一七)

石林與長湖.....段克昌(一九)

車里的女人國.....李拂一(二二)

元代賽典赤的治滇業績.....王文中(二四)

清末英法兩國侵滇之文獻.....秦慧伽(二九)

孫少元先生傳.....張維翰(三一)

張西林先生手翰……………申慶璧（三四）

輓張西林先生聯……………

張維翰（一八） 李宗黃（二八） 羅衡（二八） 陳玉科（二八）

蔣公亮（二八） 裴存藩（二八） 段克昌、段克武（三三） 宋漱石（三三）

陶 鎔、劉香谷（三三） 邱開基（三三） 張邦珍（三三）

李秀芝（四二） 楊家麟（四二） 念爾佑（四二） 丁中江（五三）

丁燕石（五三） 陳文緯（五八） 申慶璧（五八）

懷李炳仁學長……………裴存藩（三七）

敬悼李彌將軍……………周爾新（三九）

張培光先生事略……………申慶璧（四三）

祭張培光先生文……………（四五）

輓張培光先生聯……………

谷正綱（四四） 張維翰（四四） 郭驥（四四） 王民寧（四四）

冀家鼎（四四） 鄔繩武（四五） 施裕壽（四五） 申慶璧（四五）

雲南講武堂生活……………楊世麟（四六）

昆明至臺灣·····	朱心一（四九）
昆明至臺灣吟草·····	恒之（五四）
張西林先生誄詞·····	李時（五八）
我隨藏銷緊茶逃出虎口·····	張人和（五九）
話昆明大觀樓長聯·····	周爾新（六四）
昆明大觀樓長聯之訂正·····	李子幹（六九）
祭龍火把節及登高·····	后希鎧（七二）
滇西的火把節·····	蔣公亮（七七）
壽李伯英先生七秩、八秩疊韻兩絕·····	蔣公亮（七六）
返鄉感懷口占一律·····	蔣公亮（七八）
昆明西山作曲·····	線光天（七八）
雲南同鄉會會務簡報·····	周爾新（七九）
雲南同鄉會獎學金報告·····	狄文光（八三）

紀念雲南起義獻詞

簡爾康

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在整個國民革命的戰役中，是一個關鍵性的大戰役。

這一役的始末，依照張其昀先生黨史概要的分析：「肇和舉義失敗後，總理命呂志伊、李烈鈞等在雲南活動，其時主持雲南省政者為唐繼堯，本有反對帝制之意，至是益為堅決。未幾蔡鍔亦於十二月二十日抵昆明，翌日唐繼堯召集軍事會議，蔡鍔、李烈鈞等均參加，歃血宣誓，興師起義。二十三日，急電袁氏，勸其取消帝制，並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屆時竟無回電。二十五日唐氏遂通電宣佈獨立，組織軍政府，公推唐繼堯為軍都督。當時滇軍約二萬人，合以黔軍不過三萬，乃編為三軍，以蔡鍔為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出川湘，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兩廣，第三軍總司令由唐自兼，在後方策應。蔡鍔所部又分三路，一路攻四川宜賓瀘縣，一路攻四川綦江重慶，一路攻湘西晃縣芷江。蔡與袁氏爪牙曹錕、張敬堯部，共約三十萬人，酣戰於重慶瀘縣宜賓之間，無不以一當十，以寡勝衆。李烈鈞所部，與袁氏鷹犬廣東將軍龍濟光所派由桂來禦之龍觀光軍隊，戰於滇桂交界百色剝隘間，大破之，廣西陸榮廷應約宣佈獨立，遂長驅而至廣東肇慶（高要）。貴州劉顯世復繼滇而起，各省紛紛響應，居正在山東有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的組織，代理總司令為許崇智，參謀長即今總裁。因之擁護袁氏最力之四川將軍陳官，亦請取消帝制。袁氏不得已於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袁氏窮途末路，叛親離衆，前後八十日間，洪憲帝號終歸泡影」。

根據這一簡單的敘述分析，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具有下列二方面的意義：

第一是民主共和絕而復續的關鍵 辛亥革命成功，在東亞成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是一般民

衆的心理，由於世世代代生活在專制積威之下，一時不能適應，少數別有用心之徒，發為民主共和，不適合於中國之謬論，若袁逆成功，證明謬不虛，則中國將再陷於專制之深淵。因是國父在致鄧澤如等論討袁函中說：「袁旦夕將稱帝……從此中華民國名義，亦將歸於消滅」。雲南起義成功，使民主共和絕而復續，其意義的重大與武昌首義匹美，因是國父在致黎元洪國務院盼定雲南起義日為國慶日電中說：「籌安稱制，民國幾亡……然首先宣告獨立，誓師討者，實推滇省……方之武昌起義，一則為民國開創之功，一則為民國中興之業，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紀念者也」。

第二是革命轉劣勢為優勢的關鍵。袁氏叛國的行為，為時甚早，刺殺宋教仁案發即暴露無餘，國父洞燭其奸，民國二年即主張討伐，在民國二年七月，就有「為袁氏叛國對國民宣言」的發表，促成二次革命，但是沒有成功，袁氏的野心益大，而國民革命受此挫折則一蹶不振。當時的情形，國父在中華革命黨宣言中說：「促成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潰散，相繼敗走，扶桑三島，遂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談及將來事業，意見紛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在討袁二次宣言中，亦有類似的訓示。雲南起義，以三萬的地方部隊，破袁逆的數十萬精兵，以一個偏遠的貧瘠省份，對抗袁逆所掌握的全國財力，和大批的國外借款，充分的發揮了革命的精神，使革命的形勢，由劣勢轉為優勢，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目前我們面臨的反共戰爭，雖然已形成世界性的問題。但這一大禍的根源，發生在中國大陸，為了拔本塞源，根本之計，仍是在大陸上犁共匪之庭，掃共匪之穴。我雲南在革命歷程中，有這段光榮的歷史，在茲反共大業進程中，凡我雲南同胞，都應加以恢弘。記得在抗戰前，總統對雲南省會中人以上學校員生講演「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時，曾勉勵「我們雲南要做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而堅實的基礎」。我們隨政府播遷來臺的人士，尤應乘機奮起，與散布國外與潛伏故鄉的志士，在政府的領導下，共同努力，早日歸馬華山。

明季雲南志士遺民於

辛亥革命及乙卯起義之影響

張維翰

前歲余撰「明季雲南志士遺民，於辛亥革命及乙卯起義之影響」一文，尙未終篇，而雲南文獻編者即携以去，刊於第二冊。茲復來函索稿，余查前篇曾列明季忠烈傳宗龍、馬乾、龔彝、那嵩、楊以成、段高選、張化樞、邱存忠、周二南、李兆旂、楊應祚、席上珍、薛大觀、林啓俊、申甫、程文俊等十餘人，於其事蹟未及敘述，今續述之。傳宗龍，昆明人。萬曆進士。任巴縣，有能名，擢御史。流寇擾蜀，蜀撫王維章不能禦，起宗龍代之，嘗以滇軍二千人出奇破賊有功。及李自成入洛陽，醢福王，移兵攻汴，其勢甚張。宗龍受命爲陝西總督，專勦自成，與翼督楊文岳會師新蔡，渡河趨項城，甫至龍口，遇賊擊退之。自成伏精銳林莽間，陽驅諸賊西渡，諜報賊渡河趨汝寧，兩督謀邀擊，師至孟莊，賊伏發，衆不能敵，兩督僅與親軍與賊持，楊督文岳爲其副將挾上馬馳去，宗龍謂監軍陳副將曰：「吾惟決命死戰，不能效人撓甲走也」。卒被圍十日，糧盡突圍，徒步且戰且走，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擁之至城下陳守城者，宗龍大呼曰：「我傳總督不幸爲賊所脅，城上速礮擊，我死耳，勿墮賊計」。賊揮刀殺之，礮聲起，賊退。家人盧三負之入城。事聞，贈宮保兵部尙書，諡忠壯。

馬乾，昆明人。以舉人就銓出知四川廣安州。張獻忠犯蜀，夔州告急，巡撫邵捷春以乾行太守事守夔州，獻忠至，圍攻二十餘日，不能下，督師楊嗣昌軍至，賊圍去，城獲全。敘功擢川東兵備僉，在職數年，屢路賊，賊懾其

能不復親川東，遂蹂躪荆楚，以左良玉在，不敢東，遂復入川破重慶，長驅直犯成都，新撫龍文光死。參將曾英等各起義兵討賊，共推乾行巡撫事，擊走賊將劉廷舉，克復重慶。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廷舉既敗歸，賊遣劉文秀等率衆數十萬來攻，乾固守重慶，曾英等援兵至，賊復敗還成都。又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南奔重慶。乾與英禦賊，英戰死。乾大創賊，遂舍重慶襲破遵義，旋追賊至重慶，戰敗而死。

璽彝，順寧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郎中，爲史閣部器重，以事使桂林。而南都陷，永明王立於肇慶，巡撫瞿式耜留贊機務，已而返滇，己丑四月以在籍郎中詣肇慶，被命爲戶部尙書，隨王奔滇，命往蒙化、順寧等處募兵糧，而清兵入滇，王走緬甸，彝茹痛急行，追至騰越不及，復返鄉里，逾年得李定國書，知王所在，乃往說各土司起兵，其門人元江土知府那嵩亦起兵應之，軍威稍振，而吳三桂已率清兵入緬境，諸路義兵，聞王被執於吳營，無力營救。彝痛不欲生，既出趙州遇王，則尾行至滇垣，具酒食，哭請於守者得引謁王，且拜且哭，進酒勸飲，王略勉飲，而彝伏地痛哭不能起，至於淚盡，繼之以血，竟先王而死。

那嵩，世爲元江人。當明洪武平滇時，西平侯沐英請於朝，改元江路爲元江府，令世守之。嵩性純篤，重氣節，讀書不倦。嘗築樓藏書數萬卷，與麗江木氏、順寧猛氏書樓，鼎峙天南。當永曆奔緬，道經元江，嵩率其子肅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帝既奔緬，招討使李定國不敢深入，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猛，兼有木邦孟良諸地，軍威稍振，聯合古剌迺羅諸邦，並遣使通聞，以圖大舉，用勅印號召諸土司。嵩受總督銜，密爲傳布，各土司皆響應，與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爲犄角之勢，以抗吳三桂。既而三桂督師至石屏，土司龍榮等竟赴軍前投降，有瓦解之勢。嵩猶日召士兵，申誓以大義。三桂率全師圍攻其城，嵩出西門，與戰不利，益繕城隍，嚴守備，相持三月，糧盡，知事不可爲，乃整衣冠，率子壽及家人自焚，其士兵多巷戰死，全城被屠，時清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也。

楊以成，路南人。由選貢授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衛城。天啓二年，以四川土宣撫奢崇明悖叛，水西土目安邦彥亦乘釁合謀，以成因其地與畢節相近，先期預探賊謀，報請防禦，而賊乃欲計誘按撫蒞畢節監軍，因而執之。以成聞悉，星夜馳書奉阻，使賊謀未逞。崇明密通邦彥，遣酋目張紳統賊衆圍攻畢節，以成勵士民捍禦，身率壯健出

城力戰，生擒叛目，殺賊無算，餘賊畏退，旋復增援，攻城益烈。以成度勢不敵，密將印信派人間道潛送黔藩請援，而集衆誓曰：「吾決與此共存亡，士民亦當協力防守」。於是衆皆願以死從，是時奢賊方以重兵攻成都，殺巡撫徐可求，據重慶，分兵圍夔州、遵義、瀘州等郡。安賊亦以五月圍貴陽，殺巡撫王三善，分兵破魏安，襲湘沅，道路隔絕，卒無援至，畢節汛兵單弱，猶與賊相持，逾半年，城陷死之。

段高選，劍川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巴縣令，辛酉襄試蜀國事竣返任，適逆酋奢寅叛，強索縣印，高選挺身罵賊曰：「身可殺，印不可奪」。一家七人遂相繼殉義。

張化樞，永平縣人。崇禎十五年任漢陽府推官，賊自破巢縣後，連破無爲，化樞以事謁淮撫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無爲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領州事。至則招撫流亡，邑賴以安。而羣賊復來襲，擁之以去，過橋投水，賊挽之不得死，擁至桐城使誘開城，化樞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我，切勿啓城門」。賊怒，立刃之。

邱存忠，於崇禎之季，宰寧鄉，未半載，張獻忠蹂躪湖南，守土官皆望風逃竄，存忠誓不與賊俱生，倡率紳士陶雲等百三十六人，齎血誓阻賊兵於南關渡口，短兵巷戰，殺賊數千，猶懷印死守，被執不屈，賊置酒延上座，以印還其懷中，存忠拋印傷賊首，罵賊不已，遂被殺。陶雲等百三十六人曰：「吾輩得與公同盡，節死無恨矣」。皆延頸受刃。

周二南，蒙化人。於崇禎壬午，以明經判潭州，值獻賊披猖，全楚淪陷，於長沙殺戮尤慘，二南恢復殘疆，安輯流亡，上官嘉其勞，命以司馬理郡事，晉秩太守。時，闖賊南竄，焚劫萍瀏二縣，一郡震驚，二南憤曰：「此賊犯關，普天同憤，必撲滅之，以雪此恨」。即親率官兵壁師瀏陽，遇賊渡河，戰十餘日，殺賊甚衆。功上幕府，議請益師以盡賊，賊聞膽落。潛濟上流，繞出陣後，二南兵力甚單，與賊不敵，身中鎗矢，蹶馬被殺，制府何公騰蛟聞報，率兵討賊，賊乞降，得殺二南賊李活虎，彼言歷恆岱抵燕都，所當者破，戰鬪無如二男之力者。

李兆旂，昇陽人。崇禎庚午鄉薦任廬江訓導。值獻賊入皖，勢猖獗，遣諜潛入探虛實被捕，同列相顧無言，北旂拔劍手斬之曰：「吾立志破賊，誓與此城共存亡，此何時，猶異懷耶？」未幾，城陷被執，不屈死。其子淳伏屍痛哭，罵賊，亦死。

楊應祚，以易經登天啓己酉賢書，官山西沁水縣。遭流寇李自成之亂圍城，知守禦者不力城必破，集家人曉以大義，繫環使各自盡。城陷，舉家如其語皆死。惟一幼孫逃出，應祚蕭衣冠望闕叩，將自盡，賊已斬門入，遂被執，危言正論，氣不稍挫，其帥壯之，脅任監紀官，不受，厲聲曰：「君上安在，官從何來？」賊帥怒而殺之。

席上珍，白鹽井人。崇禎壬午登鄉荐。忠孝立心，素負物望，己丑六月開流賊孫可望自蜀入滇，兵至楚雄，忠憤激的，糾集義勇討賊，姚州知州何思募兵應之，可望遣其將張虎領兵來攻，與戰屢破其軍，迫至安寧，賊來益衆，何思兵有暗降者，引賊從間道截阻歸路，兵敗，知州何思守備杜朝明、姚縣金世鼎俱歿於陣，上珍被執，至滇垣孫可望見其英姿特出，欲收爲己用，勸降不屈，賊剝其皮至頸，猶罵賊不絕，遂被磔於昆明之市。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子之翰皆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逆賊張獻忠既伏誅，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附之者多得官、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予義弗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肇慶，孫可望降清，前之不附可望者皆出自表異，或又勸之，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携家居城北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子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清兵入滇破李定國軍，永明王由滇出奔緬甸，爾望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大勢不可以力爭，顧不可拼死一戰，乃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明大義於天下，汝其勉哉！」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時妻楊氏子婦孟氏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有瑣兒者，婢也，抱爾望幼子在懷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爾望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夫婦上坐，子婦拜，瑣兒亦拜，携手下樓，俱投潭死。明日屍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緊抱如故，邑人昇而殮葬之，有女夢雲適同邑鄒生，避兵山中，亦同日赴火死。薛墓在黑龍潭。清按察使許宏勳旌以聯曰：「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

林啓俊，昆明人。崇禎癸酉武元，授僉書管黔國公旗鼓，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李大贊率兵屯會川防金沙江，啓俊率兵屯霑益防，可渡河，吾必奎反，沐公檄土兵，以啓俊統領，會大贊進剿，平之，師還，而沙定洲始至逗遛不即去，啓俊尚未回汛，跡其所爲，叵測、憂之、詣于錫朋曰：「定洲兵強多詭譎，恐有變，請以兵伏第

左右，備不虞」。時錫朋用事，定洲厚賂之，反以啓俊爲多慮。及變，啓俊率親兵數十人巷戰於五華山側，殺金盞賊首一人並賊十餘，賊不得遽入，府門焚，沐公天波乘間出走，旋奉永曆帝西行，啓俊隨之，行益遽，從者多亡去，僅餘啓俊與朱縉兩人。沐公執手曰：「汝二人從我患難二十餘年，我爲明廷重臣，殉國固宜，如汝二人何」。解所佩黃金盃分賂，命之去，啓俊伏地拜哭，從亡益堅。後縉被擄，啓俊從入緬，與沐公同死木城。

申甫滇人，任俠有才辯。天啓初，遊山東河南間，入嵩山，遇道士，授以兵法。已而出遊潁川，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爲潁川大俠，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劉翁資遣入京，以其術干公卿，不遇。愍帝立，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盡閉，於是庶吉士劉之綸金聲言甫於朝，愍帝召至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願以死自效，立授劉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金以御史參軍，甫爲京營副將，而無兵予甫，任其自行招募，募卒稍集，多市中嬖人子，須加訓練，而甫所受術又偏於車戰，卒不能辦。時權貴俱不知兵，多與劉金不睦，又忌甫以布衣超用，謀先委之試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會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勢益急，甫夜引其衆縫城出，未至蘆溝橋，衆逃亡殆半，甫親搏戰中飛矢死。

以上皆明季滇人死國之有傳記者。其忠義之蹟，流傳後世，大有裨益於吾滇士氣。而遺民一百五十餘人，在清廷專制壓迫之下，皆抱節不仕，或歸於農，或隱於醫，或講學以教後生，或發爲詩文，以寓君國身世之感，哀怨悱惻，讀者悽愴，鄉里傳誦，歷久不湮。迨清政日乖，國勢阽危，滇居西南極邊，緬越淪於英法，藩籬盡摧，唇亡齒寒，外憂強鄰侵略，內憤昏庸誤國，恍今懷古，革故鼎新之念，已深植於意識之中。對國父之革命號召，油然而嚮慕，滇籍留日學生，又多親承國父提命，回滇後，皆能努力於覆清運動，以講武堂爲軍事策源，任教者對明季忠義及遺民行實，多採爲教材，或作精神講話之資。休假之日，又常率諸生訪謁其祠墓，瞻仰其遺跡。其在昆明近郊者如黑龍潭之薛氏全家遺塚，東城外之穿心鼓樓，皆爲其敷教憑弔之所。薛爾望先生殉國事蹟，前已述及。穿心鼓樓亦爲明亡時一乞丐以朱筆自寫「大明鬼」三字於胸前而縊以殉國處，滇人至今猶相傳說。故辛亥武昌起義，滇省卽一舉光復，乙卯首義護國以一邊瘠省區率先出師，爲全國倡，而推翻洪憲帝制，此皆以前賢行誼，有所興感，忠勇奮發而不能自己也。（下）

雲南起義與護國軍三傑

李宗黃

司馬遷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之事業，有非常之事業，然後可以立非常之功」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爲非常之事業，必有非常之英雄豪傑支柱其間，方能演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茲申論之：

一、護國三傑·唐與蔡李

當李烈鈞先生，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蔡鐸先生於十九日抵達昆明，趕上了雲南首義前夕第四次會議，然後便與雲南將校歃血爲盟，誓討袁賊。雲南首義主要人物，自以唐繼堯、蔡鐸、李烈鈞、羅佩金、黃毓成、殷承

璚、趙又新、顧品珍等最具威望，克享盛名。其中尤以唐、蔡、李三位爲天下物望之所歸。唐繼堯氣度恢宏、深沉堅毅；蔡鐸智勇雙全，嫻於韬略；李烈鈞則才氣縱橫，驍勇善戰。因此時人乃有「護國軍三傑」之稱。

三傑俱爲日本士官同學，又曾共事多年，一般的有澄清天下之大志，於是獻身革命，同爲辛亥開國元勳。當年三傑戮力同心，共舉義旗，實在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佳話，宜乎千秋萬世，長傳人間。當出師計劃、都督府組織條例、各總司令部服務規則等訂定時，會議席上，即曾有人建議建立臨時元帥府，推唐繼堯任臨時元帥，並且召集省議會，作爲未來的臨時總統、臨時國會之雛型，奠立臨時政府的基礎，以與北京袁政府相對抗。當



雲南首義護國軍都督唐繼堯

時，唐繼堯不以爲然，獨排衆議，他說：

「雲南首義在求實力以倒袁，不在以空名而嚇袁！對於各省，則在以大義激發，而不在以崇稱號召。如今遽設臨時元帥名號，固不論袁賊老奸巨猾，不爲所播，卽其他各省欲表同情於我者，恐皆將以地醜德齊，不甘受制，從而灰其嚮義之心，而聽我孤軍與袁賊戰，則大事敗矣。依堯之意，將軍巡按使名義，自應廢除（因爲那是袁世凱委任的）。而臨時元帥名號，亦未可採用。不如比照民國前案，仍稱都督，以爲一省之統治機關，較覺妥善……」。

二、蔡鍔先生·熱淚盈眶

唐繼堯都督以大局爲重，不計名位，薄大元帥而不爲，曾經獲得在場人士，一致讚揚。於是，便由雲南公民趙藩（國會議員）等人的名義，通電各省，舉唐繼堯爲雲南都督。這便是雲南脫離北京新華宮羈絆，宣告獨立自主的第一聲。在那篇至今幾將湮沒的通電裏，會有如下感人至深的警句：

「唐公與民國共存亡，吾滇千七百餘萬人，誓與唐公共生死！此爲吾滇眞確民意，不容元惡假借……」當時，又有人提議設立元帥府，舉唐爲元帥，唐仍照上述理由竭力剖白，會場上歡聲雷動，有不少人被感動熱淚沾襟，泣不成聲。而唐繼堯將軍他還在謙讓不遑的說：

「本人前曾率師出征，略有經驗，此次討逆，尤願躬赴前敵，身先士卒。松坡先生辛亥舉義，功在雲南，今應

約遶道來滇，共同首難，盛情可敬可感，雲南都督一席，理應推請松坡先生承擔」。

蔡松坡先生聽了，馬上就站起來說：

「雲南誠然是兄弟舊遊之地，可是近兩年來，在北京頗覺清閑，此次正想利用出征的機會，鍛鍊身體。而且賞賚先生是現任將軍，理應推爲都督，坐鎮滇中，以資策劃全局」於是，唐繼堯力辭不已，蔡松坡謙讓再四，雙方禮讓，相持不下，使與會人士左右兩難，莫所適從。最後，蔡松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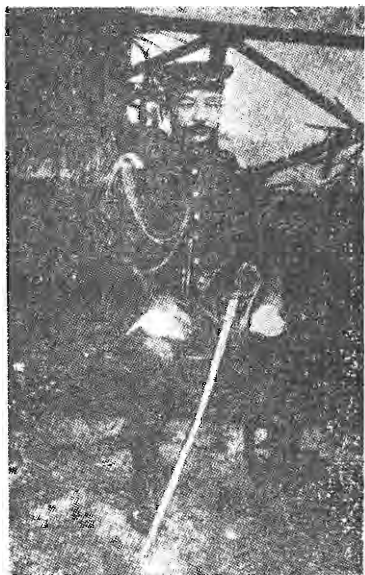
雲南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 蔡 鍔

熱淚盈眶，用激動的語調，這麼樣的說了：

「雲南首義，確實是孤軍犯險，唯一的求勝之道，厥在引起全國的同情，得道者昌，賴求多助。冀慶先生身為封疆大吏，他若率師出征，唯恐不但不能獲致預期的效果，反而予人以啓釁侵略之嫌，往歲援川已有疵議，今再自出，必爲袁賊挑撥反間。至於對內而言，則冀慶先生主演已久，軍民擁戴，願爲效死，實亦不宜紛更，弄不好動搖了根本，那才叫得不償失哩！」

蔡松坡的這一席慷慨陳詞，使與會人士無不領首贊可，欣然接受。卽連唐繼堯將軍也唯有姑從衆意，不再堅持，所以當時約法三章：

- 一、不論軍制、軍令、凡涉總攬之事，祇以雲南都督府名義行之。
- 二、蔡、李二總司令改爲聘任，來往文書，得用諮函。
- 三、對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所傳佈之往來文電，露佈全國之檄文，則唐、蔡、李、任（可澄）、劉（顯世）、戴（戡）共同列名。



雲南護國軍第二總司令
李烈鈞

三、烈鈞先生·義正詞嚴

唐繼堯將軍的够朋友、重交情，謙光以德，屈己從人，卽此一事，已可見其大概。當年護國軍三傑公忠體國，雍容揖讓之風，不僅堪稱當代豪傑、軍人楷模，如今回想，他們所表現的胸襟磊落，心地光明，卽令古今中外，亦罕見其儔！我時常說，惟、蔡李不能見唐之偉大，非唐不能成蔡、李之豐功。

我爲什麼要這樣說？因爲，護國軍興，民國再造，後竟有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歟科書上只看見蔡

鐸在雲南起義，逾半世紀之久，既無李烈鈞之名，連領導起義之唐繼堯，亦毫無踪影，令人萬分不平，曾有人問李烈鈞先生：

「當年雲南首義，究竟是唐主動？蔡主動？還是先生你主動？」（謂李主動，是因為李烈鈞先生早蔡松坡先生四日抵達昆明）。

李烈鈞先生的回答，義正詞嚴，極為誠懇，他說：

「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應約進雲南去。即使我們貿貿然的闖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祇要肯於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做大官（當時袁世凱的懸賞高達三百萬）、封親王，所以我必須在此強調，設若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居然還會是真刀真鎗的幹起來哩？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所以我說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當時情景判斷得清楚明白。雲南首義這一件大事，當然該以唐先生為主動、居首功、我和松坡，不過是遠道赴約，適逢其會。承蒙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幫他共襄義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記一筆，那麼，就該數唐先生居第一，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是毫無功績之可言。」

這種心胸、這種氣節、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足為千古「功成不居」者之楷模。

四、誓共生死・義成大功

我們生存在現代的人，對於留傳後代的歷史事實，有保證的義務，去年教科書歪曲事實，業已大體改正，然必肯肯定，事實就是事實，要把他一字不差的忠忠實實的記錄下來。勉得後世子孫再鑄成大錯。風雨如晦，來軫方猷，幸當年赴義之初，三傑誓共生死，相得益彰，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國之役的最後勝利。我敢於說：護國三傑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導致驚天動地的大成功。

護國前後

李 時

雲南同鄉會，已經在臺組織起來，且創刊雲南文獻，已刊行三期。申先生發通知來此，正籌印第四期，要我寫要說的話寄去，以備採擇發刊。回想：我熱心國民革命，加入 國父領導之組織數十年，貢獻無多，勞苦不少，如發表意見，從何下筆？

十月小陽，雙十節去，我雲南護國紀念日，轉眼就到，這是雲南在歷史上頂大頂光輝可大書特書的一頁，就將此爲立言中心，還須回溯以前，展述以後，有源有流，有始有終，將雲南在革命上花的金錢，流的血汗數一數，並檢討有無差失，特標題曰：「護國前後」。但開創只國到目前，時間太長，寫來一定掛一漏萬，錯誤恐多，乞入眼者不吝教言指示幸甚！

一、護國紀念日在越南金蘭港和雲南人談的話和草詩

雲南出師討袁一事，到民國四十年經過三十六年了，在大陸每逢此日，開會慶祝很熱烈，今因到越北萊州，爲游擊抗匪事求友邦支援，更到金蘭港晤：前雲南剿匪總司令彭佑熙先生，商討游區事宜，歸途受阻，留滯於此，護國紀念日，我正寫對此感想記在隨感錄上，雲南同鄉來了，問我寫些什麼？我答以今天是雲南打倒袁賊，再造共和的日子，他們不知其詳，我略言曰：民國四年，袁世凱當民國大總統，尙不滿足，欲背叛民國，作皇帝夢，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爲其催生，十二月稱帝，二十五日。雲南誓師申討，分道出師，第一軍入川黔，二軍入桂粵，我由北方返抵四川敘永，奉蔡總司令在滇、川、黔邊，招募有槍兵，組成義勇隊，帶去戰地；四川合江、貴州赤水之堯琪

、先市、二里場、龍洞場等地，即爲義勇各支隊的攻防所在。凡我所招去的，都由自己輸財出力，達到指定戰場，乃領糧秣，毫無餉銀；零錢概由領隊支付。幸時日不久，袁賊死亡，戰事告一段落。是役，雲南以一省發難，各方響應，四川督軍陳宦率來之北洋軍兩個混成旅，其中伍旅長禎祥是雲南人，與雲南軍先通聲氣，取一同行動；馮玉祥旅亦傾向共和，因此，我軍在敘府向自流井方面，因伍旅長不戰，馮旅長亦如此，迫陳督反袁，又因袁之親家陸榮廷、龍濟光亦倒之，而取消帝制，旋即死去，共和是再造了，理宜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了，何知演出我們流落異邦有家歸不得之悲慘劇呢！談的太多，頗餘悉舉，鄉人散去，草成七律曰：

伐暴救民申討之。羣英南聚逞雄安。昆池舉義軍書發。川地交綏兵馬馳。虎戰棉坡噴熱血。龍驤州邑講和詞。由於四處風雷動。百日魔頭呈死屍。

雲南軍去桂粵的，我不在那面，不必談及；在川的，敘府一路戰況，我也省略，而瀘州、納溪交界之棉花坡，若戰猛烈，對敵的北軍張敬堯部，素稱長勝軍，繼來之曹琨、李長泰兩師，也是北洋之精華，北軍死亡無數，我軍成仁也多，當春二月天氣，川地多雨，蔡在前線淒風苦雨中督戰，北軍難敵，陳宦派代表到我總部所在地大州邑講和，等於投降，戰事因而停止。未幾，黎元洪以副總統入北京因袁死而代大總統，特任蔡爲四川督軍兼省長，調回在川北軍，討袁之役結束，雲南護國已定爲國定紀念日年，年年慶祝！而在越之金蘭港向雲南同鄉陳述往事，感慨爲如何呢！

二、在金蘭港對鄉人談辛亥年重九雲南倒滿事略

護國經過詳情，文獻第一、二、三期，記述已多，尤其李伯老雲南起義爲國定紀念日一文，言此紀念日，原本國定，後有改變，曾由伯老聯合許多人幾經交涉，中央常會決議恢復，政府未有明令，良堪嘆息！而雲南人在護國

前五年，打倒滿清一件大事，在金蘭港之雲南人，概不知之；金蘭是半島，日本人占時，開港築堤，國軍在堤上蓋草亭便於觀覽海景；每日，我必在內寫稿，鄉友多來相見，談雲南一切文物、歷史，我爲之說曰：雲南在周朝，楚莊駒率領許多中原人到滇，此後時有來者；明初，沐國公守滇，常川大批移中原人來，開發邊荒，所有軍隊，也就住防地開墾，成家立業，因此，雲南人十之九是南京籍貫爲多，而兩湖遠及魯豫者亦不少，後之來者，江西四川人，舉目皆見；祖先從大江南北來，中原文化隨之傳播甚早，有人稱雲南蠻荒，並不蠻不荒，人才代出，清末，外邦留學，遠及歐美，辛亥重九倒滿雖在武昌之後，並非武昌槍聲，才震聾發聵而驚醒，雲南人暗中活動，爲日已久，滇督李經羲聞革命風潮。早已防範，注意青年，辛亥年春，將各學校上操舊式槍完全收繳；新軍方面，雲南駐防陸軍第十九鎮，所轄兩協，三十七協在滇西南邊駐防，三十六協在省垣近郊巫家壩。乾海子，比較場，協統蔡鐸，是他繼鐵良來督滇黔，由廣西調來親信，向他負責，不虞有變，但蔡氏及新軍中雲南人，都是 國父民前七年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時之會員，暗中負有倒滿之使命，留東回來在文學校任教職的也如此。因之。雲南革命，秘密進行有自，非突如其來，見於大學，辛亥重九，二更已過，革命同志們在比較場內，將反對之王標統等解決，大隊自北門斬關而入，包圍重要目標：軍裝局、總督府、鎮統部，拂曉攻擊，十日早，先將督府五百衛隊短時繳械，李經羲逃入隔牆一文策家，中午，軍裝局攻占，守局隊官死，兵繳械，鎮統鍾靈，逃上五華山，據守武侯祠，十一日下午，將他擊斃，衛隊除陣亡外，全部投降。三月之內，秩序回復，全城開市，革命軍初推李根源爲都督，經他謙辭，並建議以蔡鐸爲雲南軍都督，發佈文告爲大漢四千六百零九年，各地新軍，巡防軍，一齊通電服從，不但省垣，全省皆表示打倒滿清極應該的。

我是辛亥端陽鎮雄同鄉餐會，爲鎮雄人留日學軍事，回來在新軍任督隊官祿介卿先生之密介參加革命，是役，爲參加之一小卒！打倒滿清，建立民國，四十一年了，和雲南人談話之後，在草亭爲做古詩曰：

提起九月九。滇史垂不朽。時在辛亥年。武昌起義後。吾黨在滇倒滿清。正逢佳節曰重九。十一猛攻五華山。鎮統鍾靈無路走。滿人石生作藩臺。活捉遊行縛兩肘。革命大軍獲全勝。

三日時間大局定。算來已屆四一年。三年之前出奸佞。盧漢主滇何糊塗。擁兵投靠真可恨。暴政從此在滇行。同胞苦味吃不盡。鬭爭清算無已時。十室九空無懸磬。吾儕流落海角望南天。潛馬泣涕淚不乾。只有誓死起立着先鞭。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加入反攻行列掃狼煙。收復三迤好山川。出民水火雪民冤。重建嶄新之雲南。

三、亡清光緒年間雲南鎮雄人密謀革命一故事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以一省發難討袁，再造共和，在金蘭港之鄉人，不知其詳，特爲略述，而護國之前倒滿壯舉，他們更是茫然，又特爲擇要言之，連想到我雲南鎮雄人，在亡清光緒末年，也倡革命，走筆至此，略述於下：

鎮雄在明朝爲芒部土府，乃四川永寧衛所轄，清初，滇黔總督鄂爾泰劃歸雲南設流官，曰：鎮雄州，隸昭通府，地居滇、川、黔邊，劃界混亂，如鎮雄城東門外油榨街，近在城邊，又是黔地；東北和四川敘永、興文、高縣、珙縣、大牙相錯，更有飛來地，插花地成了三不管，志士在其間密談革命，並不是官府毫不知之，知州王慎予，貴州人，儒學正堂李（忘其名）雲南大理人，不但表同情，居於領導地位，露了風聲，上峯查辦，官官相護，避重就輕，以三省插花地帶，龍蛇混雜，難查同犯，僅將教員王思永入獄，知州學正，以失於覺察處辦，未興大獄，尙屬幸事；那時，我乃十三四歲學童，革命二字初入耳，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多加思考，欲求得所以然，對我思想，啓發不少。

王思永居城我居鄉，只聞其名，未見其人，他獄中數年，滿清已倒，民國已立，遇釋上省，在昆明張寅相見：年方四十，滿口鬍鬚，請他談當年往事，三省邊界都有同志，事發，遠離家鄉，獨他打入天牢，受苦受難，而今滿清推倒，建立民國，他受點牢獄之災，代價很大云云……

四、護法一役雲南出師援陝

雲南以一省討袁，登高一呼，衆山響應，而護國大功告成，乃新中國之建設，仍在渺茫之中，而北洋軍閥巨子段祺瑞又發生毀法之事了，段氏所爲，深堪痛恨！雲南人不拘省內省外，起而護法，文電交馳，喧騰中外，不徒白紙黑字高唱而已，實際行動，出師援陝。

雲南計議援陝已定，援陝軍組成，以葉石統率之；滇陝遠隔幾千里，不怕險阻艱難，由滇出發，經四川劍閣，更過棧道，古稱鳥道羊腸，爲王陽畏途，吾滇健兒，那管這些，大軍已到陝省鳳翔，陝西護法靖國軍于總司令離陝，留守者稱陝西護法事告一段落，電請滇軍勿再前進，情況如此，只有返旆回師了，長途往來，不怕勞苦，段氏毀法，雲南站在護法立場，申討毀法罪魁，誰謂不然。

五、最後的話

以上所言，以護國一舉爲中心，回溯以前，展述以後，數十年往事，僅東麟西爪亂寫亂說，拉七雜八，不再繁言；總統在臺灣復職，大家已在其領導下振作起來！建設臺灣，光復大陸，二十多年間，天天進步；尤其蔣院長出長行政院，推動更爲積極；吾雲南人，雖陷身鐵幕，在臺以及在寮、緬、泰的雲南人士，如調查統計，數目也是可觀；雲南地下寶藏豐富，地上產物，原始森林、竹林、一望無涯；茶、桐亦在普洱和金江遍佈；如將來取臺灣新技術開發，生產無量，未了，高呼：雲南人團結起來！效 總統立志，持志明言，及 國父有志者事竟成的遺訓努力；反攻號角一響，整齊步伐前進！有志者事竟成 總統雙十文告上，也曾重申，切勿忘記！愛鄉之心，人所同具，一齊去開發雲南，建設雲南，使雲南成一個富強康樂的雲南，不落他省之後。

雲南人的新方向

林子

筆者在「雲南文獻」的「創刊號」中撰寫了「新史學觀點論中國近（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接着在第二期撰寫了「論雲南人的性格」；第三期「外省人」論「雲南」。如今却提筆來寫「雲南人的方向」。此一系列的文章，都期望有助於雲南人的「自我分析」與「瞭解」。當然也同時期望增加別人對雲南人的瞭解。

在「論雲南人的性格」一文中，我曾指出：『值得特別重視的是；明清兩代，中原與江南地區大批軍民的「南征」移民，他們便是現代雲南漢民族的主要來源。這些在中國文化下產生的標準中國人，他們轉戰或遠走千萬里。自必具備或鍛練成一種特殊的氣質與毅力，才能够征服和開拓新的環境，他們具有北方人的豪邁（如瀾西保山縣居民的口吻極似山東人）和南方人的柔和（如昆明附近「玉溪」縣的口音便似南京人）。』

這種兼具有南方與北方人性格的特點，有剛與柔，正是一種理想的性格，但多山地區以及交通的不便，却又在雲南人的性格中可能齊生另一個問題。

因此，我在「外省人」論「雲南人」一文中又指出：『對於「雲南人」來言，仍然是以淳厚古樸的讚語為多。然而筆者在此却想提出兩個問題，即是這種「淳厚古樸」的特性。如何來「現代化」——來適應今天這一個複雜而變動迅速的時代與社會。——性格富有彈性，不故步自封，可以接受新思想、新觀念。』

『所謂「氣度狹窄」來言，可說是任何一個多山地區居民們的共同「問題」，各自處在山巒的懷抱中，往往在潛意識中固守着『自己的獨立王國』，缺乏大力幫助別人，提拔後進的胸襟。也難以向外作大的發展和開拓。但所謂「見大量大」，可用「後天」的多讀書，多「體驗」來改變，身為雲南人者，對此實值得特別警惕。』

再進一步言：臺灣的社會，已日趨向工業化邁進。許多農業社會的思想，觀念都需要修正或改變，才能適應此一動變的時代。我在「古今談」（一〇二期）和「新知識」（七四期）的「林子專欄」中，曾經以知識份子的新方向」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知識份子，大多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因為他們追求理想，奉獻自己，期求歷史

生命的輝煌，漠視現實，蔑視權勢，爲堅持信仰，可不爲五斗米折腰，面對奸邪與醜惡，或是犧牲生命，或是辭官退隱，或是遨遊天下，或是讀書講學，不與污暗的現實合流，保持其獨立和清白的人格，爲人間保留正氣，爲社會立下楷模。因而勿論是亂世與治世，總有一些知識份子屹立不搖，如冰雪中的梅花，爲人間留下一絲芬芳。這些知識份子，其所以能保持獨立的人格，最低限度有一塊「安身立命之地」，最低能够維持基本的生存與生活，才能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所獨善自養。』

然而，時代的變更，知識份子欲求一立身隱居之地，幾乎成爲了「狂想」，知識份子都不能夠在經濟上獨立，因而只能成爲別人的『附庸』，在經濟生活的「困擾」中，往往影響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切畏首畏尾，不能言，也不敢行，知識份子不能維護社會正義，「正義女神」也只得「黯然」而去。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應開創一個新的方向，保持傳統知識份子「憂天下」的理想，但「方法」上却要突破傳統觀念。用知識與智慧來建立獨立的人格和經濟基礎。進而創辦文化、出版、大眾傳播事業，才能够「行理想」、「爭正義」。

這些個人的見解，不僅期望供獻於中國知識份子，更特別期望供獻於雲南知識份子及全體雲南省胞。

輓張西林先生聯

同鄉復同宗，有如手足。記民元北上，把袂幽燕。目擊舊污，禍燭新莽。乘風破浪，互以志業相期。兄遂馳轂歐洲，吾亦揚舲江戶。學程既畢，力獻邦家。四十年辛勤建樹，都付劫灰。健者萎逝矣，獨愴然慘淡河山，猶蒙大難。

異鄉爲異客，羈旅西東。當匪衆南侵，偕奔領表。面陳前席，冀保後方。曲突徙薪，終緣形勢所格。君遂環遊海域。我則逕赴臺垣。晚節彌堅，心存黨國。數萬里迢遞睽離，常縈夢影。魂兮歸來乎，哀念此衰遲歲月，猶待中興。

——張維翰

石 林 與 長 湖

段克昌

石之形狀甚多，有所謂石峯、石海者；狀似龍虎，即謂之爲石龍石虎；狀如人馬，即謂之爲石人石馬；至石林一名，在歷史、地理上，則向不多見。有之，亦遠不如雲南之雄奇偉異。雲南石林位於路南縣東北境，峭石林立，綿延數里。矚目觀之，有如老樹參天，高薄雲霄，儼然一片樹海，千形萬狀，極盡造化之神奇。晨昏朝夕，風雲煙霧，環繞其間，一若仙人之凌虛而立，使人有疑真疑幻之感。倘臨而賞之，則光怪陸離，形勢之優美，氣概之磅礴，嚙竹難書，不惟藝林名家無以繪其真容，即以之攝影，亦甚難悉收鏡頭。此誠天造地設，以供世人瀏覽之奧境也。

石林一地，過去因僻處山野，交通不便，遊客鮮往，致其仙境勝區，在歷代名人遊記中，均未曾有所提及。又以其地每當亂災荒之年，常爲盜匪盤據，縱有聞知其奧勝而欲一遊者，亦多裹足不前。清季咸同年間，回匪之亂，回酋率匪數百人，盤據此地，慘殺漢人，出沒不休。岑毓英（岑爲岑春煊之父，後官至雲貴總督）時宰宜良，兼署路南，率兵督剿，回匪敗亡，宜路兩縣，民賴以安。自是而後，石林名勝乃漸爲世人熟知，因其交通並未改善，是以遊客仍甚少。民國十二、三年間，滇省頻遭匪患，石林又爲土匪出沒之地，燒殺掠奪，據此以爲巢穴，經數年之進剿，始告平息。在此一時期內，天生奇景，不爲文人名士題詩作賦之所，竟成土匪之大本營，殊爲可惜。幸而民國二十年以後，政府倡導路政，修築路南陸涼公路，石林離公路不遠，時人以其地堪供遊賞，乃接一小道以通之。交通一便，遊客大增，數千年埋藏人間之奇景，至此乃得以顯露於世人之前。及至抗戰時期，更成爲國際知名之旅遊名勝。豈天之設此奇景，顯晦有時，亦數也夫！

余宜良人，路南係屬鄰縣，且與石林只隔三十餘公里；聞石林之名已久，心常嚮往之，只以公務在身，無暇一遊，時興浩歎！民國三十年後，抗戰事急，騰龍失守，危及滇西，余時任昆明行營兵站總監，兼長雲南省田糧處，友人蔣夢麟、梅貽琦諸先生，以余爲路南鄰縣人士，多次相約往遊，均未成行者，實以責任在身。無暇計此。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乃邀好友由夔舉、白筱松、王吉甫、庾賢侯諸人，同遊石林，藉申慶祝勝利之惓惓，並遂多年擬遊之積懷。是年秋九月，由昆明乘車出發，到達石林，已午時，在茅亭中午餐（此地尙無旅舍，只友人楊竹菴建有茅亭一座，能容遊客五六人，作爲休息之所）；

午餐後，即循通道，進入石林，實地遊覽。石林內部，亦僅有一小道，可通往來，中有一寬敞地，殆不過數十尺而已。舉目仰視，大有一線天之概，其間怪石環立，其雅秀者有如嫩笋冲霄，扶遙直上，大小不等，長短無定，以高至二三十尺或三四十尺者爲最多。其雄偉者則如將士執戈，縱橫搏殺，氣概非凡。沿途所見，至神至奇、至妙至絕，余無以名其形、狀其貌，惟覺賞心悅目，歎爲觀止而已。閒遊入興濃，往往欲窮盡底蘊，以快其心目者，在深入之後，每多迷失方向，如入五里霧中，莫辨東西；但危岩峭壁，奇景天成，雖有迷人之幻境，而好奇之士，則愈增其前往之勇氣，不達成窮遊目的不止。尤其詩人雅客，更欲藉此機會，以頻添其胸懷中別有天地之境，而縱橫其揮毫寫韻之能事。是以此行庾管侯、白薇松、王吉甫、由夔舉四人遊興均甚濃，蓋彼等皆滇中名士，且長於詩文，惟由夔舉爲前清翰林，年近七旬，苦於步行，尾隨其後。余等攀石登岩，汗流氣喘，行履維艱，險阻弗顧，勞苦弗計，一心一意，必欲將石林全境，探討無遺，但人雖勞頓，而沿路玩賞，幾掘盡石林之奇妙，此遊誠不虛行。迨至金烏西墜，天色將晚，乃興盡而返，折回宜良，在舍間下榻。余爲東道主，設宴款待，席間飲酒賦詩，均以石林爲題，不拘體，不限韻，各抒所見所知，相互吟詠，極盡一時之樂趣。諸人傳觀評判結果，以由夔舉先生七言律詩一首及白薇松先生浣溪沙詞一闕爲最佳。余託人送往石林鐫刻。大陸淪陷，當時各人詩稿，未能隨身携出，無法記憶，深表遺憾！不審由白二先生佳作已勒石否？如已勒石，遊人讀之，必贊賞不已；勝地佳作，兩相輝映，更可互爲生色也。

路南縣除石林之偉大壯麗外，在縣之東南方約三十華里之尾則村一帶，復有石人石馬，雖不及石林之奇妙，然其景色特殊，區域遼闊，亦頗有一寫之價值。其地石人石馬數達萬千。綿延百餘里之廣，橫貫路南陸涼兩縣，遍佈山間，或數石成一組，或個別矗立，遠望之，有戴盔者，有騎馬者，有持鐮鍋者，有操長矛者，與野外行軍頗相類似。相傳元朝末年，明太祖起兵江淮，將元順帝逐回塞外時，蒙古之梁王正盤踞雲南，因被明軍隔斷，不能退回蒙古，後明太祖派傅有德、沐英、藍玉三將，率軍南下進剿，梁王派兵迎戰，一夜之間，人馬十餘萬，盡化爲石，明軍遂長驅直入，逐梁王於西藏邊境。民間相傳如此，其事雖屬荒誕，亦見當時人心之思漢也。

尾則村後約里許，有一長湖，風景絕佳，因地處偏僻，寂寂無名。抗戰期間，經人發現，旋以公路暢通，爭相傳告，遊客絡繹不絕，遂成名勝。湖週圍約五六華里，作狹長形，以是得名。並有一丘陵，突入湖內，成半島狀。

湖畔綠草如茵，松林密佈，復有怪石矗立，參差錯落，點綴其間，益增幽美。怪石之中有一石屏風，高約二丈，寬可四五丈，遊人每至其下，即依屏小憩。湖水澄澈晶瑩，色如碧玉，清風過處，蕩起萬千漣漪，非常美觀。魚羣往來咂喋，悠遊自得，愈使坐臥草地欣賞之遊人，心曠神怡，如遊太古之春。惜乏人工培植，又缺舟楫，使遊客不得蕩舟湖上，頗感美中不足。湖之四週皆山嶺，林木蔥蘢，濃蔭蔽日，其中復多紅葉樹，春芽捲紫，秋葉披丹，呈天然一幅畫景。每當朝曦初上，夕陽晚照之際，湖光山色，氣象萬千，月夜遊賞，更覺興趣無窮。萬籟俱寂，四野無人，耳目所觸，惟松風水月，頻添無限詩情畫意。抗戰時，余曾耳聞其名，惟公務纏身，未能親臨遊賞，勝利後始得一償夙願，當時曾借橡皮船一艘，泛遊湖上，流連數日，大有樂不思歸之概。

石林長湖以及尾則村石人石馬之勝，自抗戰而後，交通改善，遊客增多，兼以地近昆明，凡至昆明者莫不前往盡情一遊，因而石林之名益彰，長湖之名日著，而尾則村之石人石馬，其勝景之騰播，更毋庸論矣。滇中氣候溫和，四季咸宜遊覽，以昆明之西山金殿黑龍潭勝景，大理之點蒼山洱海名區，而襯以石林長湖之奧域，在此三角形地帶之內，到處風景皆足使人流連。故余嘗有雲南宜爲國際觀光區域之擬議。現大陸淪陷，已二十載有餘，每憶故鄉名勝，春城草木，不免看花澌淚，聽鳥驚心，黯然神傷！但祈早日光復大陸，重返神州，再臨勝地，一睹舊日風光；更盼將來政府選定石林長湖一帶與昆明大理諸邑，加以建設，作爲國際觀光地區。能如是，則老懷慰藉，莫可言宣矣！

國人女的里車

車里縣城西約十五市里之蔓董，有一河曰滿戲，譯言陰水。發源於蔓董西北約二十餘市里之賀猛。有兩源：一源於賀猛之北；一源於賀猛之西北，匯流於賀猛之南，東南流至蔓董，注入流沙河。土人相傳，十二版納，古爲女人國，據泐文載籍載稱：遠在宋淳熙七年叭真入主十二版納，建立泐國以前，十二版納的居民，全屬女人，王亦女王，沒有男子。賀猛山中，忽有岩石突出如陽物，於是十二版納的女子，遂羣就石陽交接（一傳與神犬交，故擺夷族禁止殺犬），其後乃有男子，淫水下流，匯而成河，乃名滿戲。土人有歌曰：「樹樹花，父石陽」，即歌咏此故事云。

蠻書卷十：「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唐崔致遠補安南錄異國記：「安南之爲府也，巡屬一十二郡，驪驤五十八州……陸之西北，則接女國烏蠻之路」。新唐書南詔傳：「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踞蠻，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法人馬司帛洛在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中，考訂南詔盛時之南境爲威遠嶺南界諸山。認爲應求其地於普洱或思茅兩地之中。但據天下郡國利病書：「元良合台伐交趾，經車里降之。至元中，置總管府，領六甸。其地東至落恐蠻，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媳婦，北至元江府，西北通孟連。由鎮沉南行二日入其界，又二日至普洱，又六日至九龍江外之宣慰司」。據此，則鎮南蠻與女國交界之山，在普洱鎮沉之間，即普洱北上二日程，鎮沉南下二日程之地，約當北回歸線一帶，而不在普洱與思茅之間。威遠境外則爲十二版納，而十二版納適位於南詔之直南，安南府之西北。蠻書及新唐書所載南詔南之女王國及補安南錄異圖記所載安南府西北之女國，當指十二版納爲無疑。是則其先爲女人國之說爲不虛矣。惜晚近泐人殊式微，十二版納的泐文載籍，頗多散失，詳盡之記載，一時無法覓得。泐史始於宋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〇年），淳熙七年以前的文獻多不記年，唐咸通四年（西元八六三年），樊綽在蠻書卷十謂：「水真臘國，陸真臘國，與蠻鎮南相接」。彼時或較前之十二版納，或曾被毀於真臘，極多數男兒轉死征戰，殘餘男性，被俘一空，造成男性極度缺乏之現象，因而產生若干不近情之傳說。惟三十餘日程一節，核諸今日車里至景東之程途，有所不符。或者此所指之鎮南，乃和子城之鎮南州，而非今之景東，或者當日十二版納之首府不在今之車里而較南，否則日程不應

相差如是之巨。古時車里版國，遠較現時之十二版納爲大。其境東至老撾，南至景海（今泰國清萊府）。由老撾東去驪州（今又安河靜兩省境內）一十日程，大致不差。東埔寨在二世紀時代，亦曾出現女王，但與九世紀蠻書寫成時代之女王國，顯有不同。向達氏疑古之女王國，爲後來之八百媳婦國。但八百媳婦中隔車里十二版納，未與鎖南蠻接。去驪州之程途較遠，亦有不合。

此外，我國史乘中，尙有梁書東夷傳（南史扶桑國傳所載同）所載，扶桑沙門慧深所言，在扶桑東千里之女國。後漢書北沃沮人言：海東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之女國；及三才圖會所載：在東南海上，無男，照井而生子之女入國；以及梁四公記杰公所說：在中國西北之女國（圖書集成邊裔典）。據近人考證：慧深所言在扶桑東千里之女國「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之說觀之，認爲須離去人類學及人種學而進入動物學中。蓋有耳海狗之屬，如臘肭獸（一名海獅），亦專以海帶爲食，亦即慧深所說，食鹹草如禽獸者也。通考卷三二七沃沮條：「王頊別遣追討官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後漢書及三才圖會所言之女國及女人國，均有闕井生子之說，似指同一地點。而其地應爲西元七〇一年，曾發生最大一次火山大爆裂之島原半島之溫泉嶽，亦即隋書東夷傳所載，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之阿蘇山；或爲婦女置履海邊，履踵向海，設有航海人著履者，卽爲此履婦女之夫之故事產生之八丈島。至慧深所言在扶桑東千里之女國，其地若不在羅處和島，卽在千島偏南之一島。惟所謂女人，均認爲身體豐肥光滑如脂，頭小腋翅等節，明係海狗之類而非人。杰公所說在中國西北之女國，其說多神話，當時朝臣皆認爲是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南詔南之女王國及補安南錄異圖記安南府西北之女國，則與十二版納泐文載籍所志相符。雖故神其說，然亦不無可以推原之處。而其地則非車里十二版納莫屬也。

元代賽典赤的治滇業績

中文王

一、前言

溯自戰國時莊蹻開滇，夜郎受範以後，雲南才有漢人的足跡，一切典章制度，文物教化，皆淵源於中土；到漢、魏以後，如兩爨、南詔、大理等部落，先後在本省各地，組織國家，建立政權，以高度文化，用夏變夷，融合各土著民族於一爐，同享安居樂業的生活。

可惜中原人士，漠視邊遠，二千年來，竟把雲南視為化外，目之為蠻夷，自宋太祖大斧一揮，更使雲南不與同中國了，直到蒙古人在漠北勃興起來，曾三度西征，佔領了中亞細亞及俄國的一部份領土，更西進佔領了中東的大部份回教國家，再西進攻佔了歐洲的波蘭、匈牙利等國，中原方面，忽必烈（元世祖）亦率兵南下，攻佔了大理，進而消滅了南宋、緬甸、越南等國，建立了一個跨越歐亞兩洲空前偉大的元朝帝國，也成了上承唐、宋正統的一個新朝代，同時把雲南正式歸入版圖，列為當時十一行省之一，從此雲南方回復到中原的懷抱，不再是化外之邦了。又到至元十一年，元世祖派賽典赤瞻思丁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於數年之內，使一切典章文物重復舊觀，使人民生活也獲得了安定，他對雲南的重建與貢獻，功不可沒，特將其身世業績，略述如次。

二、賽典赤的身世

賽典赤本名瞻思丁，為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出生於阿拉伯的補哈拉地方，元太祖西征時，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鶴迎降；太祖見其儀表出眾，氣魄豪雄，甚為愛重，命入宿衛，並從征伐，因賜號賽典赤而不名。（賽典赤為阿拉伯語貴族之意）後太祖撤兵東歸，賽典赤亦率眾相隨。嗣即協助忽必烈（元世祖）平定中原及安南緬甸，立功甚偉；中統元年受命為燕京路宣撫使，二年拜平章政事，（參決軍國重事，職同宰相）至元元年出為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大小

官員均聽節制；至元七年，改軍前行尚書省事；至元十一年，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在短短的六年當中，把雲南治理得井井有條，他不僅是元代一位文武兼資的特出人材，也是我們雲南民衆的一顆福星。

三、治滇業績

賽典赤到滇就職以後，以政治的天才，純誠的態度，取得了當時鎮撫雲南的宗王脫忽魯的信任，一切政令由他全權處理，這是他達成治滇業績的最大關鍵。

當時雲南初設行省，一切制度，尚未走上軌道，許多土著組織尚未歸附，所有興革，都無法着手，所以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宣慰諸夷，統一轄區。據元史本傳所載：「至元十二年，奏諸夷未附者多，今擬宣慰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剌章（即東西兩蠻）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官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會長，並從之」。（「」號內皆元史本傳原文，下同），這就是他實行軍民分治之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這是他設立省縣之始。「教民以禮，建孔子廟，講經史，置學田，文教稍興」。這是他推行教育之始。「相地置鎮，每鎮置土酋、吏、百夫長各一人，行者或遇劫掠則罪之」。這是他實行團防之始。「作陂池，開六河於昆明，以備水旱」。這是他整治水利之始。至其撫綏屬國，感格叛逆之寬仁厚澤，恩威並施的策略，本傳亦有如下之記載：「交趾叛服不常，遣人諭以禍福，約爲兄弟，其主大喜，乞爲藩臣。羅槃甸（今元江境）主叛，賽典赤率兵親往招之，嚴禁殺戮，其主曰，平章寬仁若此，拒命不祥，乃舉國降，諸夷聞風，翕然歛附。夷酋每謁見，例有獻納，悉賜從官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以勞之，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頗收（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之概。

這是史冊所載賽典赤治滇業績之舉筆大端，可知他對初設行省的雲南，從設官分職，劃分行政區域，安撫夷民開始，以至推行教育，實行團防，整治水利等等大政方針，苦心孤詣，逐步推行，使我國故有文化，典章制度，重現於雲南，使雲南人民都得享安居樂業的生活。這些業績，都值得我們由衷的崇敬，也值得我們永久的紀念。可惜天不永年，他僅在雲南任職六年就逝世了，享年六十九歲，元世祖聽到他的噩耗，極爲悼惜，追賜他爲咸陽王，並命省臣，守其成規，不得改變，以紀其功。當出殯之日，百姓巷哭，交趾王曾遣使哀經致祭，遺愛在民，於此可見

。他有五個兒子，長子和三子均相繼爲雲南平章政事，對雲南的開發與建設，亦有不少貢獻，元史均各有傳，茲不多述。

四、賽典赤的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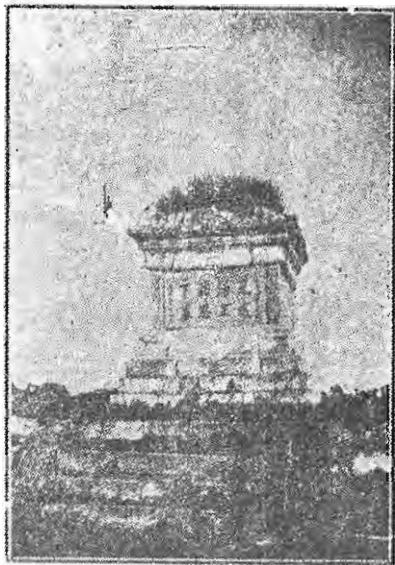
賽典赤的墳墓，舊志稱在善闡（昆明縣）北門外，即現在省城東南二里雲津橋（即聚奎樓）東之大道旁；因年久失修，漸見傾圮，清宣統年間，有保廷樑等回教人士，會重加修建，規模宏麗，墓作長方形，坐東向西，四面築方影台墓基，前面刻「元咸陽王瞻思丁墓」八字，後刻回文，左刻元史本傳，右刻袁樹五先生所作碑記，墓道前丈餘，有袁伯學學士所樹豐碑，上刻明大學士安寧楊一清謁咸陽王廟詩云：「香火高城廟貌崇，邦人相對泣遺忠，漢廷才望金車騎，唐代勳庸渾侍中，地盡關山開禹跡，人於弦誦識華風，車書又屬文明運，猶有新碑紀舊功」。伯學才氣橫溢，書法秀拔，並稱不朽。又小東門外薛爾豐衙頭有咸陽王廟，春秋致祭，亦經久不衰，袁伯學所樹豐碑，若移來廟前，將更爲適當。

五、咸陽王墓六十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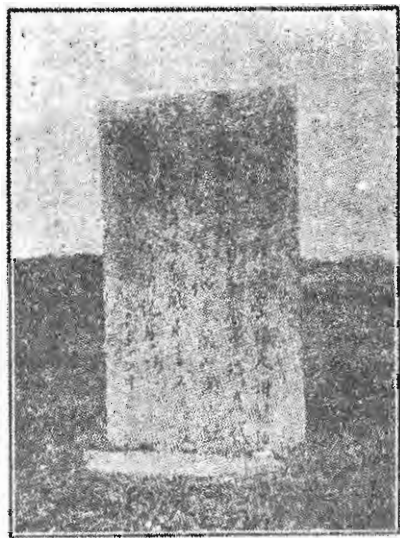
詩見時餘堂詩稿卷五載，清乾隆時，保山詩人袁文揆蘇亭氏所撰。按咸陽王修六河，爲昆明最大水利，與李冰之鑿離堆相同。至今滇垣有井水處，男婦老幼，猶弦誦不輟，蘇亭此作，可當詩史讀，故一併誌之。

玉斧棄炎荒，金沙渡革囊，至今知漢大，誰使致時康，神降應徵嶽，形求早夢商，帝呼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人識老平章，劈政仁爲本，安民禮作防，羈縻威虎落，統轄重龍驤，不事遜豪傑，惟知問保障，求芻欣有得，樹表詎能忘，雅慕三稱善，深知六計良，任從經術吏，奏罷羽林郎，民命惟先食，師行敢乏糧，自非除旱勞，寧易慶豐穰，寶象波流湧，盤龍水勢狂，瀉江師杜預，績禹意平當，壩築頻增閘，（公於盤龍江上游築松華壩，分水爲金汁河，以資灌溉

。又築韓冕各閘以時啓閉，蓄洩得宜，實為昆明第一水利。又開銀汁、馬料、寶象、海源、盤龍各河，皆增置閘壩（灘修更浚隍，（修海口河鷄心螺殼牛舌等灘，分永昌河水繞省城東西南三面）鑿門徵合數，開搭識同方，奇開葫蘆口，（如橋行上通金汁河水，下洩明通河流）紆餘菱角塘，（塘近盤龍江，出玉帶河）屯均中左右，（舊有中左右前後等衛屯田）派別太金楊，（盤龍江下游三支河名）鄭白功績續，庾樊家並昌，秋涸澄燕尾，（閘名）春雨浴鴛鴦，（池名）旣澤南東畝，還興上下庠，設壇先列杏，舍采繼升簫，萬舞公庭肅，偏隅軌義彰，獻酬依俎豆，陶鑄見羹牆，化比文翁速，戕同范泰詳，煥乎中慶路，富矣彩雲鄉，小吏偏舞狀，邦刑自有常，斬祛披忽貴，護使邑何妨，似昔初開府，流言輒滿堂，殷勤遣世子，謙抑悞驕王，事與人家國，思深曰贊襄，第求心坦白，那計口雌黃，獲上民堪治，和戎策最



雲南行省創設者賽典赤瞻思丁墓



安寧楊一清謁咸陽王墓詩

長，蠱茲羅甸虜，敢犯建寧疆，杖鉞韜揮豹，飛芻燧警狼，十圍城且下，一駕寇猶張，申令虞
輕殺，招徠非示恒，姦終干羽革，賦竟布鹽將，樂舞來驃國，鉞車賜越裳，受珠懲往事，製服
換新裝，績著千秋業，名符百鍊剛，山河俄永舉，精旆遽飛揚，淚盡羊碑墮，銘先馬冢藏，歸
雲還柳暗，落月偃松涼，外徵悲君實，殊恩燧柳莊，禮宜諡忠惠，封特晉咸陽，鳴鳥還縈夢，
哀鴻莫亂行，詔參守何舊，徵午發奚光，西域誠多彥，南中遍植桑，一門三父子，（長公子納
速拉丁，三子忽辛，相繼為雲南相）萬派大津樑，漫道姁媿混，徒增邱隴傷，職誰憂丙吉，疊
疊畏庚桑，野澤狐狸嘯，軒墀鸞鶴翔，幾時偕赤斧，重與鎮青羌，弔古情何極，歌功學未遑，
化成鏡六載，瑞應已千祥，滌蕩淪連水，支撐截葦岡，日星明皎皎，枳棘鬱蒼蒼，像失楊從事
，（滇考東漢楊諫為益州從事，征封離戰勝蠻悉款附，病創卒，刺史張喬上其功，勒名繪像）
，棲墜李贊皇，何如金汁岸，祠墓永蒸嘗。

輓張西林先生聯

情同弟兄，四十年革命同心，何能撒手。
景如夢幻，數萬里望風零涕，且賦招魂。

——李宗黃

加盟為革命前鋒，晚節彌堅崇主義。
視我如同胞幼弟，孔懷素篤感平生。

——羅衡

粉榆布政，壇坫宣猷四十年，勳績堪思，

更憐晚歲浮槎，白鶴朱霞勞悵望。

河山未復，耆賢去世，一萬里輓歌遙唱，
勝向重溟雪啼，碧雞金馬待歸魂。

——陳玉科

故里挹清芬，杖屨追隨忝後進；
行都驚噩耗，河山慘澹悼先生。

——蔣公亮

直道至今猶在 清名千古長留

——裴存藩

清末英法兩國侵滇之文獻

秦慧加

雲南西界緬甸，南鄰安南。（即今之越南）到清清末，緬已成英國藩屬，越早入法國版圖。英法深知清廷昏懦，於是騰麟虎視，以緬越為根據地，進而侵略全滇。法國獨著先鞭，將滇越鐵路由越邊築達昆明。英亦不甘後人，在滇西施其蠶食伎倆。民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先君有橫（諱樹聲）任職巡東兵備道時。英人伺我邊防空虛，出兵圖佔片馬。並以滇緬界務未定案，擅將滇西山區大部土地劃入緬境。復援滇越路例攫取修築滇緬鐵路之權。一時滇省民氣激昂，留日青年亦函電紛爭。先君尤主張硬交涉不容退讓。向雲貴總督滿人錫良進言，學滇緬界務必不可許者六，必可爭者九。力促上奏清廷。英人乃向總督恫喝，如欲睦邦交，必先去秦鋒。嗣英人亦知滇人之不可忤，稍稍斂跡。直至民前二年（清宣統二年）時先君已改任廣東提學使，始自密芝

那進佔片馬。先君文集中有應付英法漫瀆之函電五六篇。茲錄其中三篇，庶對當時情況，異見一斑。雖屬明日黃花，或不無文獻足徵也。

議贖滇越鐵路電

（秦宥橫遺稿）

凡外交必洞其真相，而應付宜決於先幾。騰邊英營棋布，而我甌脫荒涼，武備蠹蝕，亟宜措置。推英人之心，修路不能居法人之先，侵地必不居法人之後。蒙自軌通，英必將致力於騰邊。故滇之大計可知矣。非邊法不足以禦英，非贖路不足以保騰越而存滇蜀。故滇越鐵路非商路也。於法為殖民，於我為固圉。昔之固圉在修路，今之固圉在贖路。贖路非籌款不為功。人情之避禍重於謀利。故修路集股必觀望，贖路集股必踴躍。為今之計，莫如縣委一員，鳩紳耆涕泣告之曰，贖路者贖汝等之生命財產也。贖汝等之墳墓子孫也。則至誠未有不動者。縣發一兩至十兩之股票。富者量力，貧者豁免，則民不驚而樂輸有日矣。股款有着，則可與法人交涉，諒不允者。計不過二千五百萬。十年分償，則歲二百五十萬。鹽糧官民常捐六十萬，裁制兵截留練兵雜費四十萬，清賦集股五十萬餘。一百萬由部撥或他省協濟。加以開礦利，裁冗員，稅烟酒，辦捐輸歲可得三四百萬。

此事宜年內速了，如遷延至來秋，彼必藉端多所要挾，而騰邊亦多故矣。樹長夜蒿目，熱血潰溢。不自知其詞之激，或計之愚。請下左右通人，及司道鐵路諸君子博議。併必一志，惟斷乃成。不一勞者不永逸。大局幸甚，偏師幸甚。

為滇邊中英交涉事上

善化師電(秦宥橫遺稿)

按：善化為大學士畢鴻駿

樹昔攝巡西道篆，於滇邊外交，略窺豹管。冬月廿八檄回本官。廿九英函藉口游歷，意圖侵略。雖經斥詰，彼仍狡焉思逞。初三首途，謬辱垂詢。竊以為有強權斯有公理。彼之整軍經武，我亦不容示弱。宜檄王瑚勁兵二千，馳營騰越，小張聲勢。隨宜彈護，而毋暴動。彼若勘路，不容越騰邊雷池一步。若以兵背約挑釁，則我師直為壯，衆志成城。疆界不得侵犯，載在國際公法。比聞督憲電乞骸骨。亦懼邊圉或釀巨變，不可收拾。欲懇鈞部亮其赤誠，庶可折衝尊俎，豈長惠哉。滇之路政，以騰接緬。未幹而枝，往不諫矣。然聞騰緬，不聞理緬。(按：理乃大理)今所要挾，由騰入理。以左右望，潛包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彼所持論，謂既有滇越，宜有滇緬。利益均沾，為其口實。民智既開，

同禦外侮。寸壤尺地，性命爭之。故粵漢路等百計購贖，失而復得。豈末失者而可覬覦。況滇越事已十年，亦在籌贖之中。何利益均沾之可言。吾師當軸若晤英使，以理辯阻，諒可速了。否則背約啓釁，其曲在彼，海牙會在，吾復何懼。滇之存亡，在此一舉，不競亦陵，有備無患。彼或恫喝，姑為嘗試，均未可知。若我據理力爭，彼能懷然知難而退。中英陸誼，一如曩時，豈不幸甚。謹獻所疑，以資碩畫。杞憂之愚，唯懇訓誨。

請設阿瓦領事以安僑民電

(秦宥橫遺稿)

阿瓦緬之中樞。全緬之華商十餘萬，滇民居多數，閩粵次之。阿瓦華商七八萬，滇民三萬有餘。城內雲南會館費十餘萬，輻湊可知。仰光滇商較少，閩粵人多。英語，有商會綱紀之，不受欺凌。且去新加坡領事近，無庸贅置。阿瓦通海口，北達新街，西接玉石廠。實華商之中心點。亟宜設領事，以保護僑民，使滇僑不致因無告而橫受不平之待遇。且中英條約有領事官駐紮滇緬之地，須視貿易為定之語。英之領事原應設在蠻允，近已改駐騰越。我之領事之應設在仰光者，亦可改駐阿瓦。柯則不遠，似無難處。擬請總署轉電李大臣據商速設，以慰輿情。

孫少元先生傳

張維翰

先生諱光庭，字少元，雲南曲靖府首邑南寧縣孫氏，家世業儒，生而秀俊，讀書顯悟過人，年十餘，淹通經史，一試遂入府庠，肄業於省會五華書院，學益大進，與昆明陳小圃先生相友善，光緒八年壬午鄉試，同榜中式，翌年癸未，聯捷爲進士，小圃先生以翰林院庶士授職編修，先生則官內閣中書，雲南巡撫張凱嵩中丞，

對先生才華，至爲器重，以其女公子清如女士許之。詩禮鸞鴛，文章鸞鳳，一時傳爲佳話，歸娶後，遂偕入京供職，歷經甲申、甲午之對外戰敗，喪權割地，及戊戌政變，庚子義和團肇禍，八國聯軍入京，西太后挾帝奔陝，內憂外患，國勢岌危，又以緬甸越南淪於英法，兩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直以滇省爲其勢力範圍，邊事岌岌可慮，慨然有告歸致力桑梓之念，小圃先生亦同此志，以省親假歸，經當道敦聘主講經書院，先生回籍，亦被聘爲曲陽書院山長，時學人之尙考據者，輒以繁徵博引相誇，重文辭者，又以琢句追章爲能事，至於身心性命之學，多未講求，識者深以爲病，兩先生之教人則於經史詩文之外，注重實踐力行，以孔孟爲依歸，並留心於時事。而學風爲之一變，辛丑清廷下令變法，停科舉之制，興辦學校，雲南當局改五華書院爲高等學堂。小圃先生受聘爲總教習，乙巳春，復被資送赴日本考察教

育，並選續學之士，及優異學生近百人隨往留學，所任總教習職，改爲教務長，由先生任之，及小圃先生回國，清廷詔起爲貴州提學使，高等學堂已改爲兩級師範，先生復入京供職，夫人清如女士，留滇繼續任教於女子師範學堂，丙午春，乃隻身赴日本留學，值雲南留東同學會有雲南雜誌之刊行，夫人以世家閨秀，學有根底，且嫻於詩詞，抵東京後觀感一新，曾錄其近作七絕十四首，寄總編輯吳石生太史爲之刊載於雜誌第一號中，其詠別諸姊云：『書囊劍篋幾春秋，萬里孤身一遠遊，高唱驪歌東渡去，那堪回首望神州』。時事有感四首云：『一局河山慘淡容，英雄銷盡國魂空，茫茫今古興亡恨，都付紅顏感慨中』、『蒼狗紅羊浩劫來，犧牲性命亦悲哉，諸君怒發鬚眉氣，一躍東西大舞臺』、『戰雲莽莽已全收，國事艱難愁更愁，叫醒沉沉千載夢，肯將黃禍付東流』、『蓬山明月照天涯，空對流光感歲華，安

得長虹三尺劍，豪情催放女兒花」，遊日本國光館云：「忠骨雖枯姓字香，精魂凜凜耀光芒，傷心祖國千年史，幾個男兒死戰場」，詠日本婦人愛國會送大將出征云：「大將雄風一短戈，漫斟別酒聽軍歌，誰知愛國千行淚，偏見美人襟上多」，詠中國女子云：「久痛沈埋萬丈淵，昏迷世界總堪憐，但留愛國雄心在，喚起中原女少年」，感懷三首云：「河山滿目送斜暉，昆海波濤百丈飛，東望大江南野月，故園風景已全非」、「罷牛騰駕上卿班，滾滾人才去未還，既倒狂瀾誰挽住，莫教豺虎渡邊關」、「滇中時勢慨凋殘，忽憶當年女木蘭，準備西南籌戰略，定教熱血灑波寒」、參觀幼稚園云：「謳吟絃誦鼓歌中，幼稚園開善養蒙，造就國民真教育，請看兒女亦英雄」、詠女學一首云：「豪傑生時感地靈，須知陶鑒賴家庭，焚香靜讀拿翁傳，母教千秋照汗青」、「歐風美雨浸東鄰，羅馬流傳敦澤新，自此南荒興女學，不須武士亦精神」當雜誌郵寄到滇，各界爭相購閱，一般女生受其詩之激勵，先後自費赴日留學者達數十人，先生供職北京，旋亦奉派爲留日學生監督，其叔志曾字敏齋，適在早稻田大學攻法律，堂弟桂馨字叢山，在陸軍測量學校習測繪，胞弟光祖字子聿，亦肄業於明治大學，一家五人，快晤於明治維新之江戶各勤其業，皆有所成，回國後，敏齋任雲南法政學校校長，轉高等

審判廳長，叢山任雲南陸軍測量學校教官，旋任校長，子聿亦在法政學校任教，夫人則應聘至江西南昌興辦女校從學者衆，先生回滇後，應聘爲都督府顧問，民國二年，當選爲參議員入京，參衆兩院於四月八日開幕，是爲我國正式國會成立之始，不幸宋鈞初先生，先於三月廿日在上海被刺，輿論沸騰，致有二次革命發生，總統袁世凱悍然停止國會職權，解散國民黨，兩院國民黨籍議員皆被取消資格，並追繳證書徽章，先生與滇籍同志憤而先後離京，四年冬袁氏竟叛國稱帝，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雲南起義以護國第一第二兩軍分道討逆與袁軍激戰於川、湘、桂、粵，予以嚴重打擊，袁氏勢窮，自行撤銷帝制，廢止洪憲年號，旋即愧恚而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爲大總統，恢復國會，馮國璋當選爲副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因參加歐戰案，與黎總統政見不合而被免職，竟於天津召開督軍團會議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於是先生與南下議員，雲集廣州，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舉國父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南北對立，七年軍政府改大元帥制爲七總裁制，北京又成立所謂新國會，舉徐世昌爲總統南北政府各派代表議和於上海，迄無所成，北方政權，爲軍閥所爭奪，直奉兩軍因而開戰，奉軍戰敗，徐世昌去職，黎元洪復任大總統，舊國會雖重開於北京，政局仍爲直系軍閥操縱，黎元洪被

迫離京，曹錕以重金賄選爲總統。滇籍議員，皆拒賄離京南下，先生以時局蜩蟬，遂寄寓蘇州適李印泉亦奉母隱居吳會，印泉爲雲南高等學堂早期學生，對先生禮敬如昔，及國民政府北伐告成，奠都南京，先生因譚組安李協和兩先生之薦，於十七年被任爲雲南省政府委員，携眷還滇，時余亦以省府委員仍兼昆明市長，值先生入庠六十週年，曾循其意，於孔子誕辰釋奠後邀，先生及其同年陳性圃先生重遊泮水，先生等於樞星門前繞池一周顧而樂之。蓋先生崇聖之心至誠，對廢止祀孔子之議反對尤力，今有此舉，聊以慰情耳，是年冬余以續請廢除中法越南條約改訂新約入京，至十九年夏新約正式簽訂，回滇就兼民政廳長任，以軍方阻力橫生，未能貫徹訓政設施，辭職入京，服務中樞，至抗戰勝利後於三十五年回滇，始悉先生於二十八年舉家回曲靖，三十二年壽終里第。距生於清同治二年癸亥七月廿六日享壽八十有二清如夫人及副室蔣夫人亦先後逝世矣。先生有子三皆蔣夫人出長增金，爲駐粵滇軍師長范石生部屬，作戰陣亡，次增亮雲南東陸大學畢業，三增麟，在原籍已被共匪清算，生死不明，增亮現在臺灣，曾任黨政工作，近已退休，而致力社會事業，熱心公益，於旅臺同鄉情誼甚篤，增亮慮先德之久而湮也，詣余屬爲傳記，余爲先生掌教高等學堂時學生之一，其後在粵、在蘇、及最

後在滇，復數數請益，而先生捐館時，余于役在外，竟未聞訃，致缺輓誄之文爰就平日所知先生行誼敬爲之傳，其亦所以表先達而示後進者也。

輓張西林先生聯

避地武陵源，更喜階庭環王樹。

遊仙清淨土，曾多譚論報明時。

——段克昌 段克武

扶桑此日騎鯨去，
華表何年化鶴來。

——陶 鎔 劉香谷

直道至今猶可想，
舊遊何處不堪悲。

——宋漱石

人琴傷隔世，
遺範式前徽。

——邱開基

飄零雁陣僅兄存，六期扶病歸來，餘年得見中興日；
急難鵲原增我痛，未克臨喪視殮，隔海空招萬里魂。

——張邦珍

張西林先生手翰

申慶璧

張邦翰西林先生，是同鄉前輩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也是革命前輩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人。他雖然自出外求學以後，就沒有回過鎮雄，但對鎮雄的青年子弟，愛護備至，對就學昆明的學生，特別關照，每遇年節，必召至家，分享天倫之樂，使暫忘「獨在異鄉為異客」之思。我雖與先生家，無親無故，亦以此得時聆訓誨。

自民國十九年起，我在開遠縣黨部服務，時先生為雲南省黨部常務委員，在工作上的，有聆教的機會，另因先生在鎮雄的人士中，器重李時（字雨春），在革命前輩中與李宗黃伯英先生交厚，我與雨春兄為閩交，民國二十三年後又從伯英先生工作，先生愛屋及烏，因而對我更特別關照。

在抗戰期間，我供職陪都，全恃俸給生活，甚為清苦，昆明為大後方較為富裕之區，一般公教人員，均願轉職昆明。西林先生至重一次，即誠約我回昆明任建設廳科長，並告知輔助從事生產事業，其職位雖較現任為高，條件亦優厚，但因受知於伯英先生在前，自不宜中途易志，迄未前往，先生不以為意，反嘉許不見異思遷。

三十四年雲南政府改組，余任雲南省政府主任秘書，仍兼財政部督導專員。伯英先生出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後，我留昆明代辦移交，並在民政廳擔任秘書兼第四科科長，掌管全省的倉儲，兼核菸煙文稿。西林先生出任廳長，我仍繼續工作，遂得在先生直接領導下工作。承先生之教較多。

先生秉性忠厚，為人耿直。文主質樸，而不採虛聲。曾記雲南省首屆省參議會成立，照規定民政廳長為首次會議主席，須撰寫開會致詞，廳中主管科秘，撰稿以進，數次均不合他的意思，嗣蔣公亮先生舉薦我執筆，經採取開門見山，實有實說方式，先生遂採用，由此也可以見其為人。

三十五年五月，代伯英先生辦理移交，已獲盧漢具結，遂決心辭職，至南京就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職務，先生懇切挽留，告我決心整頓吏治，派我為縣長，並云在雲南一百餘縣中，任我挑選一縣，因我堅辭，先生始不勉強。

我因擔任財政部督導專員之職，辭職之後，擬至迤西督導，藉遊大理，鶴慶、麗江等縣，時因迤南各地控案特多。先生命我變賣督導路線，先至迤南，代爲暗訪，只得遵從。是年五月與同鄉王灼前往迤南，（王君時任職農林部，其弟王翹，曾隨張邦珍、顧覺先生工作多年），歷開遠、邱北、文山、硯山、蒙自、建水、石屏等縣，沿途曾有詳細報告，同昆明後，先生已採取行動，經撤職者，有行政督察專員，有縣長，採我之報告爲多。

伯英先生一再函催，迤西之行，遂作罷。我在昆明時期，所任職務，一般人均認爲肥缺，且帶財政部職，又兼雲南財政廳顧問，均有薪給旅費，仍然兩手空空。三十五年八月回京，蓄積仍不敷購買飛機票之需，賴先資助法幣二十萬元，始獲成行，迄今每遇出門，此事即縈迴腦際。

三十八年春，徐蚌戰爭失利，中央政府遷廣州，同時縮小編制，調我至福州，余逗留上海，伯英先生基於交通方便與革命立場，要我來臺，並滙旅費。雲南朋友基於生活立場，勸我回昆明，並告先生要是我回昆後，住他的樂羣新村，我因財政部尚未離職，遂先至廣州，家眷暫居上海。到廣州後，曾將行止難決，書稟先生，蒙復一長函，叮嚀周至，如慈父之告遊子，因不忍捨棄，留存篋中，近整理書牘發現，重讀一遍，如親見先生之爲人，益感其古道熱腸。

完白仁棟惠鑒：三月十一日由穗來書，藉悉近狀，並知起居清吉，至慰至頌。去榕去臺，留穗或返滇，因目前種種情況，均須詳加斟酌，審慎而行，因稍一不慎，行動旅費維艱，居處費用甚重，難免加重自身困難。如去臺，必須將任教學校切實辦妥，且必須顧慮周到，方可成行。在翰意目前處處生活困難，能有便利方法轉滇，或由粵經桂赴黔，較爲適宜。因接近家鄉，萬不獲已時，返鄉力田。或在昆明，或在貴陽，舊知新反頗多，均易就謀辦法，如在粵可以維繫生活，亦可暫時住下，未知隸臺以爲如何？恩溥就職民廳，鳴秋專任人事主任。將來吏治前途，自較有進步。惟積弊之餘，匪風徧地，生活困苦，人心思亂，實爲目前至難應付之舉。佐賢在鎮，人心尚屬安定，彼亦思有所作爲。惟隴承堯三縣指揮命下，伊頗灰心。經翰專函勸解，或可打消此意，恐彼去鎮將大亂

懷念李炳仁學長

裴存藩

李彌（炳仁）學長和我旗是同鄉，又是同學，雖然我們自從離開黃埔軍校後，相聚的時日不多，可是彼此之間常保持一種相互關切和關心，這種關係可以說就是黃埔精神。

我們開始認識是在民國十四年底，地點是在廣州黃埔，我們雖不同期（我是三期，炳仁學長是四期），不過三期四期同學入校前後相差不過是十個月時間，由於雲南籍青年進黃埔不多（記憶中還有大名鼎鼎的邱開、董衛華、楊德亮學長），所以大家就很自然的相識而且接近了。

炳仁兄是滇西騰衝人，我是滇東昭通人，當時在廣東的雲南籍人士還不少，特別是軍人，因為有一支滇軍駐在廣東，由楊希閔所率領，可是這些滇軍將領對黃埔軍校並不重視，自然對於我們這些投考入黃埔軍校的滇籍青年也不關心。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幾個同學就顯得更親切。在這一期間炳仁兄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爽朗、充滿樂觀和熱情的青年，他對於滇軍將領的許多作風很有批評，尤其是當時大家稱滇軍為雙槍將（一手持步槍，一手拿鴉片煙槍）引為奇恥大辱。其實我們都知道滇軍驍勇善戰，既能吃苦，又勇敢無敵，可惜少數人政治立場不鮮明，私利重於公憤，加上吸食鴉片的嗜好，讓人們對於滇軍便產生了不良印象。我記得炳仁兄常憤然的說：將來我們帶兵時，一定要給人們一個新的印象，好的印象。滇軍本是最能打仗的一支部隊，想不到因為沒有好的領導人，竟給人們這麼惡劣的批評，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黃埔軍校畢業後，大家都投身革命的大熔爐中，大家各自東西，民國十六年底，非常巧合，我和炳仁兄都去了四川，炳仁兄在川軍賴心輝部，我則在川軍劉湘部，大家都是做政工工作，我在川軍中時間很短，前後不到一年，民國十七年我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派遣，偕同黨務學校滇籍第一期同學進返雲南擔任黨務特派員，辦理雲南方面的黨員總登記工作，這個工作使我放棄了軍人生涯，從此就一直在雲南從事黨政工作。而我和炳仁兄之間也失去了連繫，只聽說他一直在賴心輝部隊中，由政工人員轉而帶兵，從排長開始一直作到了團長。剿匪期間他率軍在江西與共匪搏鬥，出生入死，屢立戰功。他可以說是雲南籍黃埔同學中一生沒有離開軍旅的一個典型的革命軍人。

抗戰後炳仁兄擔任第八軍副軍長，奉派率軍在滇西作戰，這是他離開雲南投身軍旅後首次回到雲南，雲南對他似乎很陌生，當時我擔任昆明市長，昆明行營的政治部主任，他到昆明後幾乎只認識我一個人，就由我替他介紹雲南的軍政首長。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將軍對於

炳仁這一個優秀的青年將領也傾談多次，頗為重視，許為滇籍軍人的後起之秀。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炳仁兄初露頭角的時期，雖然他當時不過是一個副軍長，可是他給人一種不同凡響的感覺，不久他率軍反攻滇西，惠通橋之役，立下了彪炳的戰功，造成了滇西大捷，從此李彌將軍的英名就逐漸深入人心，特別是美國顧問對他印象深刻，魏德邁將軍就是最稱讚他的。

抗戰勝利後他擔任第八軍長，以後又升任兵團司令，率軍剿共，轉戰山東，臨朐一戰寸土必爭，死傷盈野，這一戰役使匪軍為之喪膽，而炳仁兄最難得的是他只有一個軍的編制，却養了兩個軍的實力，他與士卒共甘苦，他不爭名位，不計待遇，而出奇制勝，能攻能守，不僅贏得國軍同袍的激賞，也使共匪聞風喪膽。

徐埠會戰李彌兵團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不幸他的建議未被接受，因此他只好在他的有限範圍內苦戰，最後整個兵團被匪軍所殲，他隻身潛入山東，由于他在山東駐軍多年，與當地人民有極良好的關係，山東人對這位雲南將軍都有極佳的好感，所以掩護他，照顧他，因此他終於到了青島，然後轉往上海，他是一個打不倒的人物，在他的字典中沒有失敗兩個字，所以不久他又收編他的散失部隊，重組一支勁旅，奉 領袖命率軍進入雲南。

卅七、八年的雲南，人心浮動，當時的省主席盧漢意志不堅，我在那時候雖然也在雲南，可是由于我反共目標很大，所以也相當孤立。炳仁兄率軍進入雲南後，

處處受到牽制，我當時也盡力幫他的忙，可是對他貢獻不大。

盧漢叛變時，他遭軟禁，我因隨侍張岳軍先生同機由昆明脫險飛香港，所以當時昆明情形知道並不多，只知道他忠直不屈，盧漢對他莫可奈何，又因他的第八軍正向昆明攻擊，投鼠忌器，不敢對他採取任何不利的行動，最後只好把他釋放，他回到第八軍軍部本可攻下昆明，只因廿六軍余程萬部隊不肯配合，竟自撤走，所以他也只好撤退。

不久他到了香港，我們在香港劫後重逢，他一心想回到滇緬邊區打游擊，和丁中江弟以及我們少數幾個人密切的磋商進行步驟。我因為是行憲的立法委員，需要到臺北報到，他就請我替他在臺灣擔任連絡。後來他因緬甸在聯合國控告的關係離開滇緬邊區，也曾請我代表他到邊區宣慰，我終因為立法委員的職務，不能久留邊區。

從民國四十三年以後，以迄他去世，廿年間我們在臺北時相過從，垂老伏櫪，無補時艱，彼此相對，回溯五十年前在黃埔同窗的少年生涯，真是感慨彌深。

去年十二月八日清晨，接炳仁夫人電話，驚悉炳仁兄竟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哀悼不已，五十年同學好友，猝然言訣，何以爲情。

我久不提筆，又不善爲文，懷念炳仁兄的英勇卓越事跡千千萬萬，歷歷在目，可是筆不能達意，只能以此小文追憶同學老友。

敬悼李彌將軍

周爾新

民國四十年崛起滇緬邊區，威震一時，被譽爲「中國的加里波第」的李彌將軍，於六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以心臟病突發逝世。李將軍的忠骸現雖已長眠陽明山第一公墓，但留給人們的却是永恒的哀思！

儒將之風 禮賢下士

李將軍字炳仁雲南連山縣人，出身黃埔軍校，一生戎馬，北伐、剿匪、抗日、戡亂諸役無不參與，均著赫赫戰功；尤以抗戰後期中印緬之役，李將軍親率第八軍主力反攻龍陵，一舉而克，敵軍全數就殲，無一生還。滇西大捷是爲抗日戰史著名的攻堅之戰，爲抗戰帶來勝利的曙光。從那時起我對李將軍的聲名，就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後來戡亂時期李將軍在山東剿匪又打了一個大勝仗，及至整個大陸陷匪後，李將軍率領少數游擊隊，自滇緬邊區反攻雲南驚天動地的英勇事蹟，我總以爲李將軍是一位虎虎有威，能征慣戰的猛將。四十年夏我奉中央派赴邊區工作，在曼谷我與李將軍首次見面，此次李將軍是挾反攻雲南勝利餘威回到曼谷，雖功高蓋世

，却不矜不伐，談吐溫文，待人謙和，彬彬有禮，具有儒將之風。我對他立刻改變了印象，並改稱他爲李先生。

此後我們一同遠赴滇緬邊區游擊總部基地，同行的還有立法委員羅衡，國防部聯絡員陳本昌諸人。一路翻山越嶺，行千里瘴癘之地，十餘日始達目的地。沿途之中李將軍對於同行人的照顧，無微不至。早上行軍的安排及晚上宿營的佈置都是由他親自指揮照應。當時我只是一個文弱青年，初次參加戰鬪行列，跋涉於蠻煙瘴雨之地，使李將軍深爲擔心，因此對我的照顧也特別週到。行軍中應注意的事情不厭其詳的一一告訴我，其誠懇關切之情，處處予人以親切安全之感。

忠黨愛國 效忠領袖

到達游擊總部基地，一望而知這是一個新開闢的營地，總部建在盆地中心，道路、交通、操場、營舍等等，均是游擊弟兄們披荆斬棘，胼手胝足，利用山石竹木搭建而成。頗具規模，氣象不凡。游擊總部附設了一個

反共大學，後改稱雲南軍政大學，凡是游擊總部的官兵一概要輪調來校受訓。游擊區散佈廣闊，來回受訓一次，遠的行程需要月餘時間。我到達總部的第二日李將軍即要我兼任該校的政治總教官，全校的國父思想及總統言行課程指定要由我講授，李將軍並告訴我：「我們今天的反共大業，是要以三民主義的學說來打倒共產主義的邪說，以總統的領導來打倒朱毛的統治。我要你來講授這項課程，因為目前你是最適宜不過的人選」。總部雖處於敵後戰時緊張狀態，李將軍每週照例舉行總理紀念週，親自主持講話，從這些事實可見李將軍雖身處異域，與匪作生死搏鬥，確能掌握反共重心，對於宣揚主義、忠黨愛國，效忠領袖之志節，始終堅定不渝，而且時時以此注入全體官兵思想。

大氣磅礴 兼容並包

我等隨李將軍到達總部，也是他率師反攻雲南連克雙江、滄源、猛連、瀾蒼、耿馬、岩師、班洪之後首次旋返游擊基地，當時他已名滿天下，可說是他一生事業登峯造極的時候。各方志士相率來歸。李將軍為壯大反共陣營，一律是來者不拒，並在臺、港、泰、緬各地羅致人才，號召部屬，一同參加此一反共復國大業。以我個人來說，當時在總部只是客卿地位。我到職不數日，

李將軍即堅邀我兼理省府及總部幕僚工作。陸續來歸之志士，凡具有號召力者，均不計其資歷，量才錄用，自然成員是相當的龐雜。李將軍一心要積極發展組織打回大陸，在用人的方面游擊區尚無特定的規章，所以並無一定的標準可循，此點時下雖有議論，以當時李將軍所處之環境是一個非常之環境，所立之事業是一個非常的事業，如果沒有這種磅礴大氣，磊落胸懷，何以聚眾，領導羣倫。游擊隊又何以能如此迅速壯大發展。

銳意經營 志在光復

李將軍此時一面招兵買馬發展組織，一面積極訓練官兵，軍政大學除授以軍事課程外，政治訓練概以配合未來恢復雲南地方政權各種行政幹部為準，一面準備再次反攻大陸軍事行動布署，一面冀圖打開一條補給路線。在這一段時間內總部的工作是緊張而積極的。李將軍個人辛勞之至，以他天賦的健康資本及堅強的毅力，好像他的精力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軍政大學每期畢業的學員以千計，他規定學員畢業時均要舉行宣誓，但方式與一般宣誓不同，他認為集體宣誓只是形式而已，大家依樣畫葫蘆，念完誓詞之後，也就忘了誓詞的內容，他採用個別宣誓，誓言由個人自擬，在畢業典禮中由他親自監督，畢業學員依次走向總理遺像前，向着總理遺

像宣誓，若不會自擬誓言的，就是睹一個咒也可以。但是這一個宣誓典禮，往往要從早上舉行到深夜，他一直要站立在那裏十幾個小時，無絲毫倦容。他很瞭解羣衆心理，對官兵講話能抓住要點，處理公務亦是提綱挈領，有時修改幾個字，則如畫龍點睛。在這一段時間，他確是苦心壁劃付出極大的艱辛，全體游擊健兒士氣亦極爲高昂，志在反攻雲南光復國土。

壯志未酬 黯然返臺

滇緬邊區游擊隊的迅速壯大發展，給予共匪極大的壓力，夢寐難安。由於韓戰方殷，匪軍主力投入韓戰場，一旦滇邊有事，共匪將窮於兩面作戰，如游擊隊再度反攻，引發戰火共匪必遭致命打擊。因此共匪當時不惜千方百計脅迫緬甸政府對我游擊隊採取軍事行動，緬政府俯首聽命，舉全國之師來犯，每次均遭慘敗，乃向聯合國提出控訴。在聯合國大會展開辯論時，我駐聯大代表蔣廷黻博士喻李將軍爲「中國的加里波第」，李將軍之威名更爲世所共知。我政府迫於國際情勢及外交上之壓力，不得已決定撤退部份游擊部隊，殊仍難滿足緬政府之願望。因此有四十二年春之第一次撤軍，再有四十八年之第二次撤軍。轟轟烈烈滇緬邊區之反共事業，功敗垂成，令人扼腕長嘆！

四十二年春我在臺北受訓完畢返回基地的那天，亦即李將軍奉命返臺共商撤軍事宜之日。一架水陸兩用專機是送我去接他來，當時我們見面相對無言，但看他當時的表情是相當的沉重，在不久前一項重大接運事件受到了挫折，而今又處於進退重大關頭，以他赤膽忠忱，自不能違背政府的命令，他常說：「反共是我與生俱來的天性」，但如放棄苦心經營的反共基地，實心有不忍，壯志未酬，含着一把辛酸的眼淚，懷着一個悲愴的心情，黯然返臺。他返臺不久即患了一次嚴重的心臟病，因而留臺療養，未能親自返回邊區主持撤軍事宜，在他病中我曾肅函致候，復函意簡言深，極爲眷念前方的同仁。李將軍不僅長於指揮作戰。他的國學亦頗有根基，文筆相當雋永。

潛隱郊區 歸奉天主

李將軍自邊區回到臺灣已廿餘年，我們常有往來，對他的認識和崇敬又更進了一層。他返臺初時，住在陽明山蔣緯國將軍的寓所，後來在新店建屋自居，李將軍返臺時僅及知命之年，正是盛年有爲的時候，遭遇頓挫，雖具高度修養，一時亦難忘懷舊事，宿疾因而時愈時發。後由于斌主教引渡歸依天主，寄情閱讀，閒來亦偶以方城之戲爲消遣。言談鮮少提及往事，絕口不批評任

何人與事。如有人問及過去邊區事蹟，也祇是回答云：「往事如煙」四字而已。對長者恭敬有禮，對親友同事和霽可親。與夫人共處伉儷情深，歡怡謙讓。侍岳母數十年如一日，早晚必趨前問候。李將軍幼年在家事親至孝，自古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並非偶然。一位百戰功高，冒千辛，歷萬苦，叱咤風雲的人物，一時由燦爛歸於平淡，且能够長時間淡泊自甘，確是非常不易的事。近年再經幾番病纏，所謂好漢只怕病來磨，不免英雄氣短了。羅衡輓聯：「威震一時，淒涼半世，討賊未遂，遺恨終身」堪稱紀實之作。

溘然逝世 身後哀榮

李將軍近兩年來進出榮民總醫院已多次，我每次到醫院去看他，總覺得他精神尚不錯，只是耳有重聽，去秋最後一次自醫院回家，由李夫人悉心照料調護兼進中藥已漸痊可，逝世前一日向外出訪友，不料翌日凌晨突以心臟栓塞症逝世。當我接到噩耗趕去探視時，李將軍心臟已停止跳動，體溫尚未消退。一縷忠魂靜悄悄的歸去道山。

緬懷他一生助業，對國家的貢獻，對領袖的忠誠，以及為人處世之道，令人悲愴感念不已！張維翰先生輓：「攻敵後為有衆先鋒，馳名遠震寰區，轉致被迫召

還，雲月枉教心力瘁；離兵間與全民代表，設計光復大陸，竟以積勞病逝，河山猶待淚痕看」。李將軍在雲南敵後打游擊，以迄返臺定居、逝世的經過，可謂包含罄盡了。

李將軍逝世後，蒙 總統追晉為陸軍二級上將，行政院明令褒揚，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公祭之日，由黨國元勳，覆蓋黨國旗，各界人士前往悼念者數千人，有遠自香港、泰、緬、金馬等地趕來，送葬人士亦五六百人，備極哀榮。（原載中外雜誌第十五卷第四期）

輓張林先生聯

— 李秀芝

開佐見謀猷，卓有舊勳存黨史；
亂離嗟播越，尚餘遺憾念家山。

— 楊家麟

風雨每懷人，道德永垂憐後起；
鄉邦失耆舊，河山未復痛先生。

— 念爾佐

張培光先生事略

申慶璧

先生諱培光字志真別號質齋，已廢而不用。僑居香港後，卽以字行。原籍昆明市，寓所在金碧路，謚國路口，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四月十日生。

先氏爲昆明望族，曾祖父諱仁業農，祖父海如公，爲武進士，乃從軍。父雲川公爲清秀才，改經商，至先生仍以農爲本，在昆明、激江、宜良間，有良田三百餘畝。

民前四年入昆明第三模範小學堂。民國元年升雲南省立第一中學堂。於民國四年畢業後，任昆明縣立金馬寺小學教員。翌年負笈北平，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物理化學系肄業，於民國九年畢業。

自北平學成還鄉，服務於教育，先任成德中學校訓育主任，嗣任雲南聯合第一師範學校校長，雲南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八年作育，均著績效。兼授數學、物理、化學，循循善誘，列門牆者，如坐春風之中，如沾時雨之化。

民國十八至二十三年間，轉任雲南省教育經費管理局副局長，對雲南教育經費之開源節流，貢獻頗多。在此期間，先後兼任財政廳科長，主管稅務。昆明市教育局長及財政局長。市政府參事代核全府文稿。以其理財長才，受知於省政當局，於二十二年再任財政廳科長主

管全省支出後，卽專致力於財政金融。

民國二十三年任雲南全省清文處總處長，連續五年，臂剴周詳，督導有方，地籍清，田賦增，奠定雲南財政之基礎。嗣於三十一年起任雲南田賦糧食管理處副處長，三十三年升任處長，對軍需民食之供應，亦頗有貢獻。

雲南興文銀行，前身爲興文當，先生自民國二十七年出任總經理，經十年經營，業務蒸蒸日上，全省各縣及省外重要商埠，設有分行，代理省庫，利濟工商，官民稱便。

三十六年，當選農業團體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四十三年受聘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國民大會重要集會，雖患重病，亦力疾出席，共矢精誠。

民國二十一年參加中國國民黨。在雲南期間，位居

要津，對學術研究、社會活動，仍熱心支持，所參加之社團，計有雲南省教育會、全國教育聯合會、會計學會、地政學會、昆明市銀行業公會、全國銀行業公會聯合會、雲南省農會；並曾擔任昆明市銀行業公會理事長，全國銀聯監事，雲南省農會常務理事等職。先生雖精科學，但信仰佛教，至爲虔誠，病中仍不斷禪坐禮佛。

夫人李卓如女士，昆明女中高級部畢業，爲李樹恒先生長女公子，溫婉隨侍，數十年如一日。公子三：子元、子佳、子江均陷大陸，女公子五：月貞，適秦英甫在港，琳適趙國書在美，玢、瑄、琪均陷大陸。

先生於三十七年即因高血壓症，離昆明至香港醫治，盧漢叛變，即留港未歸。四十年復患中風，半身不遂，四十三年回國出席國民大會，以氣候不適，復返港，常期臥病。六十一年二月，抱病來臺，出席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會期間在榮民醫院療治，會後即移住臺中市練武路一百七十三號寓邸。以至壽終。在此期間，行動雖屬不便，但神志清澈。六十二年春自知住世不久，乃邀憑親友，於三月九日預立遺囑，以臺北市內湖路二段一七九巷七五弄九號自宅，捐贈雲南同鄉會，作大專學生清寒獎學金。臺中市寓所分別捐贈臺中市靈光診所義診傷殘基督教聚會處宏宣教義，楊尊大夫診所義診貧民。

六十三年七月八日上午九時逝世於臺中寓所。享年七十有八歲。同年月十七日在臺中市立殯儀館景德廳設奠家祭，公祭後，安葬於臺中示範公墓，與東海大學爲鄰。總統 蔣公題「謚論流徽」，副總統嚴公題「立言不朽」以榮之。先生音容雖杳然，嘯拂後進惠濟貧窮之仁風。將永遠縈繞於華山臺海間。

輓張培光先生

治績著王南，政教宣勤，振學持籌培國本；
靈音傳萬里，道山遽返，弼時靖獻失耆英。

——谷正綱

懋業展興文，曾使邊荒成富庶；
積勞終代議，盡捐館舍濟寒殘。

——張維翰

達難久乘桴，迢遙金碧家山遠；
養疴遽捐館，瀚海海天客路難。

——郭驥

識驗擅財經，幾多懋績留桑梓；
忠誠表民意，尚餘厚澤惠清寒。

——王民寧

忠黨愛國，一世勳績垂史冊；
歸真反璞，九原遺恨在中興。

——冀家鼎

祭張培光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雲南旅臺同鄉會理事長簡爾康暨同鄉趙士英楊尊申慶璧等，謹以香花清茗，致祭於國民大會張故代表志真先生之靈曰：歲降昆華，系出望族。遊學幽燕，志在作育。格物精研，虛懷若谷。敬躬桑梓，學有所售。為師之師，口授心授。八年栽植，三千競秀。教育經費，挺身開源。學遍村鎮，廣育後昆。獻身泉府，再展長才。田疇清丈，增畝增財。庶政以賴，富源以開。膺選議士，匡世濟民。卅年臥病，志未獲伸。盡捐館舍，勵士濟貧。海嶠謝世，遽隔人神。鄉關西望，淚沾襟裳。金碧黯黯，滇池茫茫。嗚呼哀哉，伏維 尚饗！

輓張培光先生

籌策著勛猷，學富經綸，政教殫精舒圖用；
艱虞貴壯志，歌傷薤露，中興匡濟惜齊賢。

經濟著粉榆，阜通裕時，抗戰當年傳懋績；
垂音驚訃告，愴懷賡志，中興籌劃惜同舟。

——鄔繩武

抗戰展磐才，望重粉榆，國用豐舒彰成績；
老成遽凋謝，名垂典策，河山規復慰英靈。

——施裕壽

功業銘鐘鼎，三迤田疇寸寸留遺跡；
息影在海嶠，萬里雲山黯黯繫哀思。

——中慶璧

議壇流徽，每聽高論仰北斗；

梁木摧折，常留正氣滿乾坤。

——憲政研究委員會十二研委會

雲嶺喪耆宿，功在議壇傳不朽；
寶島隕巨星，名留史宅稱完人。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中區

雲南

講武堂

生活

楊世麟

民國十七年冬月我鑒於地方匪患日熾，微得祖父的同意，與五叔紹貴至昆明投考講武堂。乃隨馬幫前往昆明，到達以後，經過三月，尙無招考消息。只好去訪九十九師師長朱旭（字曉東）。朱爲龍陵象廬人。見面後，對我很嘉許一番。就把我與騰龍一帶有機青年王林興、楊林安、王之珍等二十餘人，收入特務營，營長爲楊紹恒。派講武堂張建中，會省三兩位官長，負責操課教育，每天按部隊生活，兩操兩講。

十八年夏奉九十九師、與九十八師（師長盧漢）一百師（師長張鳳春）、一〇一師（師長張冲）均奉令出發廣西，積極整編。地點在北敦場。

一日朱師長下令舉行賽跑運動大會，第五旅及特務營參加。由每排選二至三名先賽，抽選善跑的一人參加連賽，連賽優勝的參加營賽。再以營冠軍，參加決賽，由北敦場東邊跑到西邊，來回三次，最少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我很幸運，得到冠軍，獲得新滇幣二千元的獎金，灰卡其軍官服一套，黃皮鞋一雙。

過了一個星期，奉到命令，出發廣西，並派我爲護旗排長，領到一支十響手槍，我志在進講武堂，不欲前往。遂於出發的一天，向師參謀長請五個鐘頭的假，藏於騰衝老鄉馬厚卿的洗衣店，躲避了三天，軍隊走後才出面。

在昆明市流浪了兩個多月，軍事教導隊招考，我與五叔前往報考，考試科目有國文、英文、算術、物理、代數、幾何、體力、目耳測驗，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榜上有名，終于達到我們的目的。

正式入學，係十八年的十月，當時的名稱，是雲南省軍官候補生隊，隸屬於九八師，大隊長爲盧濬泉，報考時有女生，因此又招考女生，編爲一個區隊。傳說主辦的人及學生有共黨分子，才改編爲軍事教導隊。

改編後，由布秉武充任大隊長，龍純武任副隊長，我由是再開始軍人生活，埋頭苦幹。

昆明空虛，想進據昆明，當時軍事教導隊，也奉派擔任傳達及運輸等工作，惟胡張等未進入碧雞關，就被擊退，不久又恢復平靜。

說起來雲南的講武堂，那種嚴格的軍事教育，任何國家的軍事學校，都要遜它一籌，雖然不是黑暗專制，但是要絕對服從，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忍人所不能忍的氣。在第一期新兵教育六個月期間，每天出操時，就是

二十分鐘立正姿勢，卅分鐘伸長腰跑步，廿分鐘的慢步。不管是晴天雨天，照常操課。一天總是衣服乾濕兩三次——天晴汗濕，下雨打濕。如果吃不得苦的人，在新兵教育期間，就開小差或被淘汰，總有百分之二十。

第二期訓練，身上的負擔更加重了，每人一支老毛瑟長槍，重約十餘公斤，刺刀一把，子彈盒三個，二寸寬的大皮帶一條，五、六公斤重的黃牛皮背包一個，圓鋏一把，十字鎬一把，水壺一個，全部加上，出操時，每個人身上，起碼有四十公斤，全身上下捆得風都透不進去。一出操就是二十分鐘的伸長腿跑步，一跑下來，沒一個人不是由頭濕到腳，沒有一點乾的，有些身體差的，馬上昏倒下去，天天如此。而且吃不飽睡不足，吃這樣的苦，須五十個星期，茲後生活已習慣，身體已堅強，伙食也漸好，每星期有二三吃肉食，穿的也好了，痛苦無形減少。

十九年冬龍主席，出發迤西，討伐張汝翼，調我們四、五兩中隊隨行。每一學員發小十響槍一枝，子彈二百發，戰刀一把，龍頭方天畫戟一枝，膠帽一頂，灰毯一條，棉衣一套，灰布軍服一套，乾糧袋一個，布鞋一雙，毛巾一條。

由昆明向西北方進發，二十餘天，抵達金沙江，即有敵軍封鎖，快到川康邊界，氣候嚴寒。一直向前推進，經拉薩田、菲萊坪。這些地方，全是夷人居住，大部分住在山洞裏，很少看見房屋，一片荒涼，很少耕作的

痕跡，也少大森林，在途中偶然有豆稈及麥稈，和馬鈴薯。白天尚覺溫暖，晚上冷凍難耐，差不多到了華氏零下十度。

最慘的是經過圖寶山的那一段，翻這山要走一天半。又逢幾天連連下雪，雪像棉花漫天飛舞，滿山遍野一片白色，連生火燒水煮飯都無辦法，只好只乾糧充饑，主席也不例外，生病的只好活活凍死，被雪掩埋。我們隊裏由於個個精強力壯，勉強支持。晚間無處棲身，一班人擠在一起，大家把雨帽戴上，穿棉衣，披灰毯，背靠背，坐在槍柄上。大多數的人都一夜不能合眼，有的思家流淚，但也有呼呼大睡，或哼小調的。小便解下來，不會流，鼻涕流下，變成冰棒，那種慘狀，簡直不可想像，要是聽到韓湘子簫聲不跑光才怪。

天未明，即下令出發。走着要比休息好得多。翻過了大山，天已亮，雪也停，雖然天氣仍冷，幸而太陽出現，遂下令休息做飯，至中午繼續推進，至下午三時，到鹽邊縣。

先頭部隊，抵達城外小河時。敵人的的一個營，正在河裏洗衣服，大家都在工作。雙方都不了解情況，尖兵排長一看，「啊」的一聲，馬上停止前進。敵人雖知道有部隊來，但不知道是敵是友。我方連長一看不是友軍，即展開戰鬥，在廿分鐘的戰鬥中，敵死傷五十餘名，其餘棄械而逃。縣城裏，尚有一個營，即向我抗拒。戰至天黑，雙方饑餓難支，天氣也漸冷，停止戰鬥。次日

我軍第二師六團，已由永北向川邊追擊而來，新編一團，也由華坪進入鹽邊縣。胡子嘉已過江，一部尙未行動，我軍封鎖渡口，隨即開始作戰。張汝翼在落翼河邊的山洞中，被六團擒獲，餘部投誠，我軍勝利凱旋，張汝翼交衛士隊押解。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部隊奉命在永北過年，至二十年正月初二起程，向華坪、經鄧川、至大理。初六日隨主席上雞足山。

雞足山是一座名山，風景秀麗，大小廟宇數十座。和尙約四百餘人，經濟糧秣充足，藏有二百餘支好槍。這些和尙，平時練國術，並有軍訓。土匪張節巴、楊天福等想盡方法進住，均被拒絕，奈何不得。那時的主持長老，名福耀禪師，精敏過人，計多智廣，每一院中均設有機密房屋，在表面上，完全看不出，寺裏的大和尙，緊急時根本無法找道，進了門就不知去向。

在大理一帶，有一句諺語說：「大理公魚有子，雞足山和尙有妻」。大理的「公魚」，不是「公魚」，而是（貢魚），當然有子。至於和尙有妻之說，係由於雞足山附近幾個縣，經常發生夫妻吵架，離家出走，大姑娘有異外事件發生，不知去向，「和尙有妻」之說，就是由這些疑竇而生。

龍氏上雞足山，第一是欣賞雞足山的風景，其次也是注意雞足山和尙的行爲，曾召集全山和尙四十餘人，

諄諄告誡，並密查有無不法行爲，休息五天後，即起程至大理。所經上關、溪洲及許多村莊，沿途均有人歡迎，適當春節花燈、龍燈、獅子燈、香案，應有盡有，歡迎人員有百姓、學生、地方團隊，人數也多，鼓聲、鑼聲、炮聲，不絕於耳，不覺辛苦，即到大理。到晚上令將張汝翼在下關槍斃。

初十至下關，下關是滇西最熱鬧的碼頭，歡迎場面更大，由此一站一站、一縣一縣，熱鬧開闢直至昆明。

回到昆明後休息一星期，恢復上課，經過兩個月的整訓，即告結業。初政編爲雲南討逆軍第十路指揮部教導團，後改爲雲南講武堂第二十期。

在教導團結業後，講武堂以主席兼任校長，副校長爲唐繼麟，訓練處長王秉章（有名的王大人）。分爲兩個幹部大隊，及兩個軍事大隊，第一大隊長張元養，第二大隊長袁福海，第三大隊長布秉武，第四大隊長陳盛思。

幹部大隊裏，有炮兵區隊、騎兵區隊、工兵區隊、憲兵區隊、交通區隊、經理區隊。軍事大隊，而調選優良學員，受訓上屆畢業者充任助教，那被調爲第三大隊第二中隊准尉助教。上課時加入幹隊學員上課，出操時充任助教，並負管理任務。教育時間定爲一百週，至八十餘週時，復經四師長的宜良事變，再奉令擔任警戒任務，事平後，又經兩個月的教育，始獲畢業時爲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也。

昆明

至

臺灣

朱心一

——紀述由昆明經緬甸泰國寮國及至臺灣的一些往事——

(一)討逆未遂 奔向自由

溯自卅八年十二月九日，前滇省主席盧漢叛變通電附匪，適我由昆明回籍（宜良）掃墓，當茲歲變翌日，即與縣黨部書記長李濟蒼兄（陷匪區），駐軍部隊長田樂天（前廿六軍四八二團團長，現在臺）田茂林（前憲兵十八團團長，在臺）兩上校，及宜邑民衆自衛總隊長張匡侯，副總隊長王允中兩鄉長（均陷匪區），於城中湛園聚議，密商討逆大計，冀圖效唐蔡諸公，於民國四年在昆明歃血爲盟——討袁——再創「護國起義」的光榮史蹟。

歲暮冬殘，風雲日亟，頓時昆宜間電訊交通均已中斷，滇越鐵路南段軍運則形頻繁；旋廿六軍軍部由滇南移駐宜邑，大軍雲集，民心浮動，軍方爲謀求地方力量之適切配合支援，彭代軍長爰于十二日黃昏邀我地方紳首懇談，並出示中央所頒電令指示及其致盧漢電報，其電文委婉中肯，敦促立即釋放國軍前第六編練司令官兼八軍軍長李彌（在臺）及前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已故）兩將軍，俾資共策和戰大計。最後復再三嘉許我宜邑紳民之忠貞大義，尤盼羣策羣力，同挽狂瀾，共襄討逆護國義舉。

是夜（十二月）即由我執筆發出緊急通知，于十三日上午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決議改組縣政府（斯時縣長劉國學已被廿六軍軍部軟禁停職），一致推舉議長段克明 憲十八團）

先生（已罹難）代理縣長，並徵召我任主任秘書，（時我任滇省黨部執委，兼昆明市黨部副書記長，青年館總幹事及宜良縣參議員等職）適段代縣長因事在省垣，而我暫代行縣長職務，爲籌集糧餉以應軍事緊急需求，日夜奔走呼號，確有廢寢忘餐之情；未及一週，計籌獲食米八十四萬餘斤，滇鑄半開拾萬餘元（折銀元伍萬餘元），悉交廿六軍軍部統一分配。（含第八軍孫師及

十六日夜廿六軍彭代軍長再次邀我地方紳首晤談，由於籌款未達他所指定的拾萬銀元（折半開貳拾萬元），他一開口竟把「弔媽娘」的廣東口語搬了出來，一面拍桌，一面責罵，由盧漢罵到全滇民衆，不分青紅皂白，並聲稱要扣押在場的紳首，槍斃我和張王等實際負責人。是以逼得我忍不住而坦率申辯：「報告軍長，雲南一千三百餘萬民衆，並非人人附從盧漢叛變，就以我們

宜良的紳民來說，當聽到盧漢叛變之日，在尚未奉到任何令示以前，就主動與駐軍兩位田團長聯絡會商，縝密計議討逆義舉，假使軍長竟把我們也認為是叛徒，那麼這幾天我們日夜不歇的籌集糧餉是為什麼呢？」當他還要再次拍桌斥責的時候，幸承在座的田茂林團長起立仗義執言：「報告軍長，就部下所見，本國從湖南撤退到現在，尚未見過有如宜良各界對國軍這樣主動支援合作的情形，我看這裏籌糧無問題，惟籌款確有困難，請軍長再派員調查瞭解，並希對他們幾位多加鼓勵……」。至此彭方息怒，惟仍帶愠意地說：「現在中央已有命令給我，要本軍和八軍共同進攻昆明討伐叛逆，所以要請各位動員地方一切力量多多支援，將來我一定要報請中央好好的獎勵你們」。說罷復出示致盧逆最後通牒電稿略謂：「永衡先生大鑒：迭電未獲復示，茲決與八軍袍澤聯合向昆明進軍，若仍執迷不悟，屆時玉石俱焚，在所不惜！其電文義正詞嚴，當獲與會人員一致鼓掌贊應，將近戒嚴時間了，我們一行辭出後，鄉賢王香翁（前教育局長）段瓊翁（前文獻會副主委）相繼拍着我的肩膀說：「還是你這個青年敢為敢說，否則我們大家都成了叛徒，雲南好像就沒有一個忠義之士了」。又說：「官當大了，若不察情講理，國家何能有救？」撫今憶昔，這幾句話猶發人深省。

討逆部署就緒，廿六軍軍部率梁石兩師於十七日凌晨，次第自宜良沿滇越鐵路北上，葉師則仍留駐宜良以南地區戒備；是日聞李彌將軍已獲釋，旋立即在昆明東郊召集所屬重要幹部會議，並由適在滇中巡迴宣導之名學人丁作韶博士，專負與廿六軍逕行聯絡協調之責，以期步調一致，併肩進攻昆明。迨至十九日廿六軍首攻輕取巫家壩機場，廿日兩軍已進據昆明市東南北郊區形成緊縮包圍之際，盧逆見勢情急，再行釋放廿六軍軍長余程萬暨一九三師師長石補天，並準備率保安團突圍西竄。余石獲釋後分乘插有白旗之吉普車由南疾馳出金碧路，當經過得勝橋頭見哨兵乃所屬四八二團官兵，竟大聲呵斥「不准開槍」、「不准前進」、「趕快撤退至呈貢聽軍長訓話」、「軍長另有指示」……等語；余石沿途喊話甚為見效，所部不明究竟而被迫盲從後撤，時在昆明東北郊區之第八軍所部，見狀亦不知所措而跟隨南撤，情勢混亂，撲朔迷離；兩軍官兵莫不頹喪咒罵，有者並痛哭流涕，斯時由呈貢至宜良道上，偶見「槍斃余程萬」「擁護彭佐熙」「把余程萬押解臺灣審訊」等標語。

廿四日午後廿六軍軍部南撤後返抵宜良，聞余彭兩將軍為和戰主張而沿途齟齬，其所屬亦形成主和與主戰的兩派，斯時軍心渙散，士氣空前低落，與一週前北上

進伐昆明時，慷慨激昂的義憤，實形成一張烈的對比。是夜（廿四）該軍政工處長郭璞少將及經理處區代處長又來縣府看我，除告知上述情況及張岳公、裴存藩（前滇省黨部代主委，現任立法委員，在臺）兩先生已脫險赴臺等消息外，並懇切的要我繼續籌補糧餉。聽罷我不禁深為太息的說：我原準備籌組一致敬團，于明白「護國」紀念去昆明五華山向你們祝捷致敬的，萬想不到今天還要我替貴軍籌辦撤退的糧餉，對不起，我實在無能為力了。話畢他兩似甚尷尬並也無可奈何的說：好吧，我們已多日沒有睡覺了，也深知你的困難，那就明天再談罷。

廿五日「雲南護國起義」的光榮紀念節日，原擬擴大慶祝一番的；惟處此風雲亟變，軍民紛亂的狀態下，自然無法集會紀念，只有繕貼幾張緬懷革命先烈激勵士氣，安定民心的標語罷了。是日軍方意外地無人來催索糧餉，幾經探聽，據悉為盧漢派人送了大批慰勞品及相當數字（不詳）的現款交廿六軍軍部用示懷柔；又軍部曾召集營級以上的主官舉行決策會議，傳為和戰的關鍵問題又爭吵不休，最後決定迅即南撤至蒙自與第八軍會合，聽候中央派大員來滇統一指揮。是夜張匡侯、王允中兩鄉長突然不知去向，李濟蒼兄亦倉促決定要隨廿六軍軍部行動，斯時我已形成孤家寡人，真正陷入臨深

履薄，進退（其實是留或逃的選擇）失據的艱危境況了。由於多雨乍寒，室內已燃起爐火，為磋商今後變局及個人出處，爰再邀地方紳首至縣府共策良圖，彼此開誠相商，一致決定要我再為苦撐維持，萬不可遽爾遁離，否則地方將糜濫不堪。在與會人員的一致勸勉下，我這個向來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也不諳官場世故的傻瓜，只有憑其青年具有的血性與勇氣，再承忍辱負重的苦撐危局；午夜送別他們後，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位趙姓的衛兵兩人，徹夜圍爐閒敘，是為生平最長的一夜。

廿六日天方黎明，先後接聽了田茂林、田樂天兩位團長的告辭電話，皆謂馬上就要登軍南下了，連聲「無顏回見……」並互道勿忘這段患難中的情感道義；話畢我又派人立即各送上半開卷百元，藉作他們旅途應急之需；迨至四十一年五月我回臺受訓時及田茂林上校時（時任憲部副參謀長），他對此猶念念不忘。是日午後又有前中統局的李紹寬、劉琦、彭學勤等六位同志來訪，一見他們那套布商小販的打扮，我已知道他們是剛由昆明逃出來的，沿途歷盡艱險；其中李同志（即現在臺的知交李紹寬大哥，也是卅九年夏在緬北邂逅，曾勸留我在緬共同從事游擊工作的初期領導人）能言善道，見解深遠，相談頗為投契。記得我當時的應答曾有這麼幾句：「我不是縣長，更不想過這份官癮，惟處此大難當

頭的時候，我僅本國民黨一個忠貞黨員的立場，竭盡我對黨、對國家、對地方應盡和能盡的責任，其得失生死已置之度外矣」。是夜我復親往悅來旅社同拜他們，並代他們結付了房錢，翌晨又請他們吃了一餐早米線，並致送少許旅費，分手時祝福他們好運。旋未及半年，這幾位烽火中的志士，竟在緬北臘戍又邂逅了三位。「人生何處不相逢」，這一句話正是我與上述幾位同志散而復聚的寫照。我想：假使當年我們都做了愧對黨國或有虧天理良心的事，今天在臺灣怎麼還好見面呢？所以說做人處事總是要厚重一點的好，並須從長遠方面着想，萬不可勢利現實。

廿七日郭璞少將又來催索糧餉了，寒暄後他們曾坦率的說：「老弟：我也是雲南人，我絕不致做出昧心或忘本的事，你若堅拒不給糧餉，部隊當會自行動作，屆時吃虧的還是地方民衆呀！」接著又對我作了一番耳語，證實了廿六軍軍部決于明日（廿八）移駐蒙自的傳聞；送出了這位大理籍的少將處長後，又連忙邀請地方紳首集議，決定再籌食米拾萬斤，半開貳萬元支援他們以應南移所需。嗣將此一決議以電話告知郭處長，幸獲他滿意的答謝，並告知彭佐熙將軍已奉中央電令，正式真除軍長；石師仍留駐宜良，將來若有行動盼我與之同行，這番話算是有點人情味。

卅八年畢竟在天昏地暗，兵慌馬亂中過去了；除夕夜我深感局勢日非，似不可能再從「好轉」的方面打算了，爰親電匡遠鎮王鎮長、請鳴鑼通知城區居民，明晨（卅九年元旦）各家戶均須一律懸掛國旗誌慶，俾縣民能再親青天白日的國旗。元月二日凌晨，詎料石師竟不辭而全員南移，並炸燬了滇越鐵路南下的狗街大鐵橋；斯時我真氣憤填膺，頓感欲行無路了。是夜復邀地方紳首話別，申述我不宜再留的苦衷，當承一致同情促行；三日凌晨趁土共董剛部入城忙於竊收混亂之際，我即與會者隨帶旅費半開壹百陸拾元，化裝潛離縣府，並承莊霞飛（前一八四師副師長）先生自願陪伴逕赴昆明期由滇西逃出虎口。嗟乎！臨危受命，暫代縣長廿一日，由於時勢所迫竟狼狽逃離，真所謂「掛印封金」是也，這當是宜良縣政府有史以來任期最短其處境最為艱危，而對國軍支援最多的一任也可能是全中國大陸淪陷前，最後苦撐危局的縣長之一。於今思之，匪僞份子對我之「通緝」「清算」乃理所當然，想我對地方父老之毀家紓難，及其仗義信任與大力支援，而未及作一清楚的交代，不無「棄職不顧」之嫌，或有「懸案待究」之責；言念及此，衷心益增愧怍惶悚。

卅九年春節甫過，匪軍陳唐部已進踞昆垣，時代理滇省僞臨時「人民政府」主席楊文清（已故）曾邀我

晤談，囑我與劉××兄（陷匪區）出名召集在省垣之黨（中國國民黨）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同志會餐，屆時他將親來參加，並願代同志們一轉組織關係，保證加入昆巴黨派「民革」。辭出後，××兄很得意的問我：「怎麼樣，鏡老（鏡涵爲楊之別號）對我們還是很愛護的，老弟！別頑固了，明天就發通知吧！」我當即毫不考慮的回答：「對的，鏡老是位忠厚長者，他的好意我們敢不從命，但轉變組織關係，必須先搞通思想，否則別人一問三不知，我們將被人譏爲盲從依附」。這話承他勉强的同意，連稱：「好好，稍緩再說」。

記得是三月中旬的某日午後，我的秘密住所，突然來了一位久未見面的女訪客（時任偽職），承她過譽的送了我幾頂高帽，並非常委婉動人的勸說：「你是國民黨的開明份子，地方的有爲青年，過去我們道雖異，但志尙相同；今天全中國大陸都已解放了，爲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需要你貢獻出你的智慧和力量，讓我們緊密的携手，共同完成偉大的世界革命……祖國需要你，人民需要你……」。說罷，順手從布背袋裏取出幾本小冊（新民主主義、新經濟政策、論人民民主專政、如何自我改造、現階段革命應有的認識和主張等）懇切的要我加緊學習；於此，我自知已受匪偽分子的注目了；若再猶豫觀望，當無脫離魔掌的機會，是以遂即下定決

心逃出錢幕。

經半月策劃籌措就緒，猶不敢回籍與家人告辭，旋于卅九年四月一日隻身遁離昆明沿滇緬公路西行，七日夜過滇西重鎮保山，兼程偷渡怒江惠通大橋，九日午正幸達南疆國門「畹町」，未及用餐即步行越過中緬交界之小河而安抵緬北九谷鎮；歷經艱險，卒獲自由，深慶虎口餘生，爰拙成五言一闕誌後，藉以自省自勵。

我年二十許， 渡江四月七；
揮淚別故土， 報國跨海去。

（第一節完——六十二年元月二日寫于基隆）

輓張西林先生聯

愛桑梓尤其愛國盡忠，數十年協中樞定鼎邊陲，痛詆封建殘餘，氣廣恢弘如公有幾？

弔老成毋忘弔民代罪，八千里望西南流離溝壑，掃除跳樑醜惡，山河重整是我胸懷。

——丁中江

宣勤海外，着遠中樞，佐仰嘉猷，功勛永垂革命史。

未復神州，遽歸太素，遙其傳噩耗，悽愴頓失老成人。

——丁燕石

昆明

至

恆～

——紀自滇垣經緬泰寮及至臺灣，廿餘年滄桑感懷，整牙學詠，集草待正——
(一)虎口餘生

中華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九日，前滇省主席盧漢叛變附匪，旋即協同駐軍討逆未遂，謹秉忠貞志節，于卅九年四月一日遁離昆明西行，七日過怒江惠通橋，九日出滇西國門曉町，安抵緬北九谷鎮，深慶虎口餘生，偶成五言藉以惕勵：

我年二十許，

渡江四月七；

揮淚別故土，

報國跨海去。

——卅九年四月寫于緬北九谷

臺灣

～之～

(二)回渡伊江

卅九年四月杪匪軍已進踞滇西南邊境，各地反共志士隨即組成武裝力量對抗，為謀求統一指揮以壯大反共游擊部隊，爰受李紹寬兄指示，自臘戍重返九谷，沿國境線轉往南坎八莫密支那等地，與滇境反共首領密取聯絡，六月廿五日適韓戰爆發，人心振奮，是夜宿滇緬印交界之密支那，翌日拂曉承吳國材（在臺）、李寶昌（在泰）諸兄陪同，回渡伊洛瓦底江至格薩訪李祖科兄（已故）等志士，據悉滇境情況，憤奮之餘，偶成七律抒懷：

乍晴乍雨滯行程，

回渡伊江兩重天；

翹首故國山河淚，

竚望黎明似度年。

——卅九年六月廿九日寫于緬北密支那

(三)踏上征程

四十年四月十二日遁離緬中密鐵那難民營轉赴仰光，六月初奉李彌將軍函召，旋于十六日毅然離緬京北上，適雨季伊始，晝夜不息，七月二日束裝自臘戍東行抵當陽，七日雇馬過薩爾溫江進入佻佻山區，翌日夜宿蠻

相，雷雨交加，山洪爆發，滯留三日始克續行，沐雨櫛風，感懷萬千，爰書七律一闕自勉：
佛國棲遲又一春，
故里頻傳哀號聲；
異域亦樂非吾土，
着鞭策馬上征程。

——四十年七月九日寫于緬東北山區蠻相

(四)威震蠻荒

四十年四月，我滇邊反共游擊部隊（斯時已奉中央核予統一番號為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經初步整編就緒

，爲配合韓戰以牽制大陸匪軍「抗美援朝」之狂妄，決向滇西南邊境展開以政治號召爲主的軍事反攻，全軍主力聚結緬東基地勐撒整備，嗣分南北兩路由李彌總指揮（北部）暨呂國銓副總指揮（南路）統率向滇境進擊，由於所經路線皆爲蠻荒原始森林地帶，不僅途途崎嶇，補給困難，且時屆雨季，致行軍備受滯礙；迄六月中旬始克抵達國境，義旗初展，經即攻克滄源、耿馬、雙江、南嶠等縣，斃傷匪軍千餘人，肅獲大批武器彈藥，並救出反共義胞萬餘人，旋因兵力與補給不濟，遂於七月上旬自國境撤出復返基地整訓；七月十四日於佻佻王駐地永恩（又名營盤）謁見李彌將軍，面陳各情並聆訓達二時餘，辭出後爰拙成七律一闕誌念：

幾番征戰又復回，

義旗騰揚大漢威；（註一）

蠻荒世尊孔明爺，（註二）今朝臣服龍將軍。（註三）

（註一）邊區各少數民族，均稱我國軍爲「大漢」。

（註二）佻佻山區官民爲崇仰諸葛孔明曩昔征南之德威，咸呼「孔明老爹」。

（註三）龍惠農爲李彌將軍化名。

——四十一年七月十日寫于緬東北佻佻區永恩
（五）初登國門

四十一年五月三日奉調回國受訓，經十一小時另四十五分長程飛行，迄四日凌晨安抵臺南機場，旋即轉赴臺北報到，沿途欣見景物感奮而作：

初登國門感奮多，耕者有田農家樂；
煙囪林立學童衆，整軍經武復山河。

——四十一年五月四日寫于臺北三葉莊

（六）再訪母校

四十三年三月廿六日奉命自滇邊撤離再次回國，四月九日赴復興崗重沐母校春風，蒙化公王校長接見並予款待，拜嘉之餘而作：

復興崗上復興亭，（註）兩易暑寒氣象新；
百年樹人光百世，三春桃李遍三軍。

（註）復興亭爲本期（游幹班二期）同學四一年結業時建獻。

——四十三年四月九日寫于陽明山

（七）三十感言

四十五年冬奉派擔任與緬軍和談代表，歷時月餘已現端倪，氣氛融和，將及達成協議前夕，緬方首席代表宇捍翁（國會議員）亟欲晉見演邊游擊部隊第二任總指揮柳元麟將軍，旋以電報請示同意歡迎；爲應緬方請求，由余暫充「人質」而赴緬東大其力留宿兩晝夜，承華裔縣長宇溫殷勤接待，並陪訪當地忠貞僑領趙執中兄諸友，是日適余三十賤辰，自顧孑然一身，何敢言慶，唯書七律一闕自省：

年屆而立却未立，壯志凌霄嘆白雲；

鬪士何須空悲切，雪恥復國學終軍。

——四十五年夏曆冬月十七日寫于緬東大其力縣政府

(八)環島旅遊

五十一年春節休假期間，適婚後回國定居，爰偕如華（亡妻）環島旅遊，沿途於宜蘭、花蓮、臺東、高雄、臺中等地歇宿，欣晤舊雨新知，徹夜歡敘，爰書七律分贈就教。

蘇花路上景如畫，東遊三日似走馬；
新知故雨情意摯，笑談古今話桑麻。

——五十一年夏曆新正月初五于高雄

(九)再赴邊區訪慰

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派再赴滇緬泰寮邊區訪慰，歷時四十天返臺，勉力達成上級賦予任務，然未遂患難志士請求，致形成無法解釋之誤會，感歎之餘而作：

跨海翻山訪故舊，披星載月四十天；
袍澤情深淚帶笑，苦撐待變唯堅忍。

閱牆之爭已多年，最爲難效魯仲連；
情切語重兩不是，俯仰無愧總自慊。

——五十二年五月六日寫于臺北清邁

(十)海上育樂

五十八年暑期於海軍兩指部，代訓救國團青年育樂活動海上戰鬪營，連續舉辦六期，歷時月餘，第三期學員多爲大專男女青年，活力充沛，各項活動多采多姿，結業前夕，離情依依，爰書七律兩闕贈勉：

暑期育樂聚精英，海上戰訓環島行；
炎陽陣雨俱考驗，明浪暗湧猶驚心。

晚會多采復多姿，黎明效忠齊宣誓；
實彈射擊選魁首，基港又唱驪歌詞。

——五十八年八月二日寫于基隆

(十一)四四抒懷

奉派海軍服務已歷五載，悠忽適屆四四踐辰，年齒徒增，愧無獻替，晨昏自省，感慨良多，爰書七律一闕自勉：

每屆歲暮感懷多，年齒徒增嘆蹉跎；
總是孤軍猶奮勵，操持廉正心安樂。

——庚戌仲冬十七寫于左營

(十二)輓亡妻

余妻巫如華女士，廣東揭陽人，民國廿六年九月九日出生於僑居地泰國北疆清盛縣，與余於四十七年秋在臺北邂逅，一見鍾情，旋于五十年元月廿二日在臺北昌萊完婚，嗣于六月回國定居；初寓臺中，繼移住臺北中

和，生子紀中、紀文。五五年余因職務異動而遷居左營，半生顛沛流離，歷盡坎坷，方慶生活漸趨安定，天倫之樂可期；詎料妻以再次孕產將近，突引起心臟併發症不治，不幸於六十年六月廿四日午夜病逝於左營海軍總醫院，嗟乎！人生悲慘際遇莫此爲甚。

噩耗傳出，叨蒙長官親友駕臨或予函電唁慰，存殁同感。大殮前夕，驚魂未定，苦次惚迷，悲戚之餘，仍勉爲執筆撰輓，淚墨含混，聊成一聯以致哀思：

識卿三秋，一見鍾情；

常憶涓公河畔，儼影雙雙同舟渡。

結縭十載，兩子慰懷；

定居寶島南北，勞燕分飛我何依。

——六十年六月廿七日寫于左營建業
(四)賀臺東雲南會館落成

滇籍旅居臺東人士計五百餘人，多係前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退役袍澤，由於素性樸實勤勞，泰半選擇山區屯居，與當地山胞相處甚得。爲砥礪忠貞志節，襄助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爰于五四年組成「雲南旅居臺東同鄉會」，對團結山胞，翊贊各項選舉頗具成效，甚獲當地黨政各界好評。爲期平日聚會有所，春秋祭祀有祠，嗣由該會理事長雷美春兄等發啓籌建會館，荷承臺東縣長黃鏡峯先生，在臺鄉長張維翰、李宗貴、李彌諸先生之

贊助指導，復蒙旅居港泰同鄉尹欽本、李昌德、李生華、李生澤、張開誠諸先生伉儷，解囊慨捐新臺幣計拾萬餘元以作基金；旋即鳩工興建，歷時年餘竣工，並於六十年十二月廿五日舉行落成典禮；余應邀參與盛典，欣見新館落成，藉與曩昔諸患難袍澤歡聚，感懷萬千，典禮畢試作五言申賀並以誌念：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

他山好攻錯，新館雅集賢。(註)

(註)昔昆明「雅集社」，爲滇中退休將領所組成之業餘票房，每次義演均助賑省垣。

(四)除夕感懷

中華民國六十年歲次辛亥，家宅不幸(妻故)，國事惆悵(退出聯大)；除夕夜登艦出海，倍感淒清，枕間反側，遐思無已，子夜偶成五言一闕藉以惕勵：

堅貞效文史(寓文天祥、史可法兩先賢)

臨深履冰雪；處變唯莊敬，含辛礪志節。

——六一年元旦寫于十九號艦

(四)海上操演抒懷

六十一年元月廿四日，陪臺北市各報視臺記者團登艦出海巡戈操演，與中央日報王介先生敘談甚契，回程爰賦七律三闕就教：

——六一年元月廿四日寫于五號艦

輓張西林先生聯

無冕冠蓋惠登臨，
艦廳內外擊楫心；
探訪獵鏡多逸趣，
好整以暇待收京。

卅載荷殊恩，自愧書劍無成，辜負慇懃培植意。

備戰出航亦遨遊，
浪靜風平似夏秋；
砲聲隆隆疑接敵，
相期渡海復神州。

一朝聞噩耗，恐許山林有約，不堪悽愴帶留情。

——陳文緯

歸棹已是日偏西，
兩艦合演高線遞；
儼若良緣慰牽引，
安危同濟有契機。

卅載親教澤：最愛國，勉忠黨，言未及私，兩儀常在正氣。

——壬子仲冬十七日寫于臺北中和

一生事建設：開道路，啓山林，功不歸己，三迤永懷高風。

——申慶璧

(丙) 賤辰自省

年華虛度似水流，
壯志徒磨幾時休；
得失榮辱君子度，
是非顛倒古今愁。

張西林先生誄詞

李時

——六十年十二月廿三日寫于基隆

(乙) 輔選感言

連朝風雨倍淒切，
橫逆欣見選情熱；
揚清激濁民心向，
成敗治亂一票決。

鳥峯之麓鳳翅旁，挺生先生清河張。張李原本有世誼。得侍先生黨政忙。性孤不合時宜處，先生一語能感悟。橫逆之來加我身，又得先生大力助。嗟我一生錯折多，到老終於無建樹。追悼會上對遺容，仰首徒然呼負負！

我隨藏茶緊逃虎口

逃亡之前

茶葉是我們幾十年來的經營業務，但是行銷於四川的沱茶、香港的磚茶，我們都不曾做過，我們的昆明恒順康所做的名叫「緊茶」。專門銷售於西藏地區，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緬甸的大戰把交通截斷，不能轉運印度，所以就停做緊茶，把滇南佛海的茶廠停止下來，專做印藏貿易約十年之久。

到了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國沿海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廣州等……恢復舊觀，一片繁榮。而專靠驛馬駝運的印藏貿易也就自然而然的陷於停頓，我們又只好從事於以往的緊茶上做再生產的工作，民國三十七年底我們先後做出來「緊茶」四千餘百包，把整個倉庫堆積得滿滿的，任由它天然發酵，並且把佛海茶廠人員遣散，僅留曹福海一人留守茶廠，我就是在昆明的唯一留辦人，因為隨時隨地都需要與印度總號的呼應。

張人和

我們停止生產緊茶，實在也是不得已的苦衷，第一是戰後共匪叛亂，禍國殃民。其次就是緬甸獨立以來，喀欵族爲亂於滇緬邊區，交通又復阻塞。雲南因地處邊陲，先是土共擾亂三迤，盧漢的省政府已成了命令不出省城，左搖右擺，這個時期，雲南高明人幽默的形容他是在口吐白沫了。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九日盧漢叛變不久，共匪的第四兵團率匪軍進入昆明，實行軍事管制，只要是大戶人家就駐紮了或多或少或少的匪軍。緊接着而來的就是用共匪最毒辣的鬭爭手法，催繳公糧、公債、工商稅、寒衣捐等急於星火，作種種壓榨。老百姓成了人人自危，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昆明近日樓頭所懸掛的是醜陋不堪的馬恩列史龔鬼一樣的照片，鄉下人進省城一看，就說我們好像，絕不願過着這樣暗無天日，沒有自由的悲慘生活。從亡國一樣的感嘆聲！昆明市縣蒙上了一層死灰色的陰影。這時起人人都特別的懷念 蔣總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到處傳來的是開會、鬭爭清算的聲音，青年學子多數失學而懊悔爲自作自受。大多數的人寧願死於原子彈下，才是真正的堯天舜日哩。

有一天，我的同學尹君他很秘密的告訴我說：龍前主席的副官長楊竹庵爲交不起公糧而自殺死了。由口袋裏拿出來一張紙條給我看，是尹君本人所抄寫楊的絕命詩：

偈語

生不如死，死前細思，曰國曰家，費用難支。

絕命詩

清白家風清白身，佛門況復戒貪嗔。
囊空如洗錢何有，公糧公債逼殺人。

別佛友

狂風暴雨頻摧殘，求死了生並不難。
這個關頭一打破，長眠地下萬年安。

我看完以後問尹君說：「苛政猛於虎！」楊副官長我們素昧平生，連一面之緣也沒有過，從前聽說楊是一個能詩、能書、能畫的人。究竟怎樣的死法？尹說：共匪逼他的公糧、公債。他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向他的朋友程雲僧（昆明市正義路滙康百貨店）的經理人借來幾

塊大洋買藥服毒而死。我只好苦笑的對他說，我們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蟥了，不知何時會輪到呢。

長兄指示

我的胞兄雲孫，他代表鶴慶醫藥界到昆明開什麼衛生會議，他把鶴慶的親戚故舊被共匪慘遭殺害的情景告訴於我，他認爲共匪的暴政是史無前例的浩劫，特別囑咐我要及早逃亡，我把我的逃走的決心也誠實的告訴了他，同時請他保重外，身外之物要能盡量的捨棄，以保全性命爲上，他返回鶴慶去了。我很久以來的逃亡意念與我家兄的警告不謀而合，可是究竟如何逃出虎口，煞費腦筋，令人度日如年，好像天地之大，僅無容身之所。不久果然有逃亡之道了，因爲印藏邊境的噶倫堡，緊茶無存貨而價值猛漲到每包印幣一百九十盾，這是從來所沒有過的高價。我們總號印度指示以快電：「並專囑我的表兄李光普與同事楊文英我們三人，從速押運緊茶往印度再轉銷西藏」。在我正想逃亡的人真是天大的喜訊。

於是開始辦理申請緊茶出口，繳納海關稅款，一面準備簡單的行李，我的表兄他們是印緬兩地的老華僑，都有證明文件，但是我沒有資格申請護照，我就以行商爲由申請到佛海轉運茶葉，要到了一張路條，從容不迫的搭上了滇越火車到開遠及碧色寨，再轉乘箇、碧、石鐵

路的小型火車，在石屏住了一天，僱好騎馬三匹向普洱前進，一路上早行晚宿倒不覺其苦。最苦腦人的是沿途共匪幹部的盤查，一天兩至三次。由我們的衣物行李過細察看，好像翻箱倒籠一般，經過檢查一次，我們既要折疊一次，不但就延了時間，也給我們投宿較晚不堪其苦，增多了許多無謂的麻煩。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我問過他們為何要這樣的找人麻煩，同時也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檢查的人說：「先生：我也知道你們三位都是好人，由於人家（指共幹）指使而來，我也是不得已啊」。

兩個笑話

到了通關哨的小鎮上，在一家小飯店吃午飯的時候，共匪的開會一事也麻煩到這一小市鎮，有人一連來了好幾次叫店主的家人前往開會，女主人很不耐煩的告訴她自己的女兒阿玉說：你去參加開會，他們不問則已，若是問到，你就說我們什麼意見也沒有，只知道要吃飯。別的什麼都不要講。另一件也是最好笑的問答，我們到了有名的普洱縣城，住在一家旅館裏，晚飯將才吃完，天色稍黑，匪軍就如臨陣一樣的把守在街道上，盤問路過的行人，什麼人？！唬嚇於老百姓，所以大家入夜就關門閉戶的不敢出來街上，有一晚當地的一個冒失鬼一

樣的年青人，剛才天晚在暮色蒼茫中聽到匪軍士兵的唬嚇聲，什麼人？！這一青年人大聲的說：是你家爹。匪軍士兵很憤怒的把青年人抓起來指着他問：你為什麼要樣怪誕的答應，青年人理直氣壯的說：你們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說，人民是你們的父親，我是老百姓之一，所以你們問我什麼人，當然我可以答應是你家爹囉。

我們三人由這兩個笑話裏，深深的體會到滇南民族性的強硬與民怨沸騰的心聲。

露天就宿

普洱縣城不大，漫步街頭並未看見生產茶葉的鋪店，也就同下關茶一樣。滇西的下關何嘗生產了一匹茶葉，不過是茶葉的集散地而已，但是普洱茶成了海內外都有很大的名聲。春洱到佛海與緬甸的景棟，這一遙遠的途程，一共需要十六七天的馬站，我們如何發動大幫的騾馬代為駝運，正在為此發愁，所幸天從人願，一兩天內來了一大幫彌渡的南山人趕來了三百多匹騾馬，給我們喜出望外，於是就同為首的馬鍋頭周柱章接洽，我們三人騎他們的馬先到佛海，一路同行。致於駝運緊茶每駄到景棟的腳價，一俟到了佛海再行商議。一出普洱每天部隨馬幫開亮（露宿曠野），晚上都睡在深山老林。

早晨起來滿被蓋都是露水，第三天到了思茅，我們只好做了一個帳篷作爲夜裏的遮蓋露水之用，同時也暖和得多了。自從跟這一大批南山馬幫行走，脚入七十多個，馬有三百多匹，不住城市，免却了共匪沿途檢查的麻煩，可是在深山老林裏過夜生活，經常在睡夢中被豺狼虎豹的侵擾，因爲共匪來到雲南以後，收繳了私人自衛的槍枝，趕馬的人遇到野獸，祇好用狂喊大叫來作武器嚇走野獸的逃離，實在嚐到了「一夕數驚」的滋味。十幾天來吃的只有白飯加上一杓葡萄後的連湯帶菜，或採買一些山上的青白小菜。仍然甘之若飴，可見饑餓就是美味，對健康上反而更好。

到了佛海

經過攀葛箐，地形狹長，原始森林密茂，約七十華里渺無人跡，有時連天上的太陽也無法看到，終日騎在馬上，倒不如下來走走還要好過些。車里附近的九龍江（就是瀾滄江的下游），江面寬廣好像金沙江一樣，浩浩蕩蕩的往東南流，水面平靜無波，但深不可測，只有兩隻大木船在渡過來往行人與馬匹，這九龍江水來自我們家鄉也有支流灌注在裏面滲雜着，好像水自故鄉來，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的洗手洗脚，將三百多匹騾馬分批儘

先渡了過去，然後才跳上船頭蕩漾在九龍江中。第二天整日趕路，人困馬乏的到達了佛海茶廠，一進大門就見到惱人的匪軍，也有少數駐紮在我們的茶廠裏，一直休息了約十天之久，一面趕辦駝運茶包大整理一翻。同時分別拜會了佛海茶商同業的葉永藩、張錦培、周文清先生的遺孀，因爲他們也是一樣的有自採的緊茶待運去景棟，所以必需互相交換了茶運的腳價，以免腳價的偏高與太過低廉。結果與馬幫的鍋頭周柱章決定了每駝茶葉（兩大包每包計十八筒）由佛海到景棟爲緬甸銀盧比拾陸盾半。先運我們的茶葉作爲開十先鋒。緬甸喀欽人爲亂於滇緬邊區，四年以來這是第一次駝運大批緊茶出口，同業的人莫不皆大歡喜。首先發出我們的緊茶七百廿大包，雖然是臘鼓頻催，年頭歲暮，因爲急於搶運關係，憂心如焚。好在由佛海啓程的時候，共匪的其他地方路條出了毛病，下令各地的路條一概廢止不用，我們大批人馬才能輕易的過關。第一站宿於猛混，第三天到了叫打洛的地方，共匪因爲是滇緬交界地方早已設置海關作出入口的總檢查站，一個姓李的關長鎮守着，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批茶葉出口，揚言要詳細檢查，他的意思是怕我們把金銀夾帶出國，乍聽之下以爲將有更大的麻煩了。可是我們三人心裏明白，祇有面對現實，我

只好挺身而出叫周鍋頭，快把茶馱子全部卸下擺列在匪僞的海關前面。我上前告訴這匪僞的李關長，我們非常歡迎你們的檢查，同時我說明給他，這批茶葉存在佛海已經四年之久，是我們自己採製的，派有專人看守。情勢逼迫我只好照說假話：不但繼續運出國外，還要把外匯轉回來作再生產的欺騙了他。現在請你們拆開詳細檢查，因為我們沒有工人包裝，請你們檢查過一包將牠原樣包裝還給我們。

於是講好條件，由他派了七八個匪幹澈底查看，每包都是一樣的緊茶，並無夾帶任何物品，可是這些匪幹的手指頭已經被筍葉毛刺得隱隱作痛了。報告他們的關長，並無夾帶。立即放行。我們才得大大的鬆了一口氣。依然騎上馬背向着緬甸國境而行。只走了十五里已經夜幕低垂，又回復我們住宿在空曠原野的小姆拉，身上好像如失重負，精神爲之一爽，從此逃離匪區找還了自由，滿心歡喜。這一晚睡得特別的香甜。

過打邊江

第二天過了猛瑪小市鎮，看這一帶的居民，仍然是

十二版納的擺夷族人，早晨起來一片濃霧。到了中午十一點鐘才雲散天清，走下山坡，行約六十里宿歇在打邊江的邊緣，兩面深山大澤，毫無人烟，只聽到滾滾江水的嗚咽之聲。因爲這一地帶久無商旅行走的緣故，有一頭餓虎常在夜間出沒，我們仍然只能喊聲震天的應付，可是這一餓虎並不怕人的唻叫把我們的三匹騾子窮追，朝着原路而來的猛瑪方向逃逸。周鍋頭再派人回去找還牲口，在江邊無聊的呆了一整天，傍晚又才渡江歇於對岸，周鍋頭鑒於晚晚餓虎相侵，大家準備對付的方法，祇好把熊熊的火塘多燒了幾個。多坎些大竹筒，不時用焚燒竹筒的大爆炸聲音來恐嚇牠，牠毫不理睬，我們七十幾個人雖一再的喊聲震天，硬在離火塘不遠的地方咬死了一騾一馬，我們一大羣人嚇得膽戰心驚，如果牠要吃人也是無法抵抗的。大家驚慌失措的在第二天早上趕快離開了打邊江津繼續前行，到達景棟已經是年三十晚，找到了我們的多年老交往伍溫先生請他代我們墊付馬脚錢（艱盧比）的開支而負重息。也才好打發周柱章鍋頭們再回佛海繼續拾運餘存的緊茶。以後兩個月的時間，才把三千六百多包的緊茶，全部齊集到景棟的伍溫家裏。我們家鄉人常說：「三十六行，趕馬爲王」。

話昆明大觀樓長聯

周爾新

編者按：本刊第三期刊有周爾新先生所寫「憶昆明湖」一文，文內曾引載大觀樓長聯，因長聯字句中有刊印錯誤之處，乃有具名「余澄」者來函指責，後來周君於今年四月在旅遊雜誌及春秋雜誌發「話昆明大觀樓長聯」藉以答復余君質疑，仍有未盡之處。因李子幹先生對大觀樓長聯平素深具研究，秉承張純老及段筱老二公意旨，於六月間再在大華晚報發表「昆明大觀樓長聯之訂正」。此文對於本省較富名氣之大觀樓名勝及流傳海內外不朽之長聯，均有極深入之研究，此實一大幸會，特將兩文同時轉載，以饗讀者。

雲南因地處邊陲，交通不便，在抗戰以前一般內地人對它是非常的陌生。過去雲南與內陸的交通，是經法國人經營的滇越鐵路，取道河內、海防、香港，而廣州、而上海。抗戰前京滇公路通車，當時京滇公路週覽團團長褚民誼率團到了昆明，驚訝這是一個「世外桃源」。在褚氏遊罷滇西離滇的時候發表談話，他說：「不到雲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滇西不知雲南之大；不到雲南不知中國之富，不到滇西不知雲南之富」。其實雲南在我國行省中，何止大，何止富，而且是氣候宜人，四季如春。省會所在地的昆明，更是風光綺麗，四時百花爭艷，不遜於江南景色。寬闊五百里的昆明湖，又名滇池，湖濱建有一座巍峨的大觀樓，樓宇三層高峙，與黃鶴、岳陽齊名，即為昆明的一大勝景。大觀樓之馳名，是因為在大觀樓的兩柱懸有一副曠絕古今的長聯為之增色

不少。凡是到大觀樓的遊客，如果為遊大觀樓而無睹此聯，則感有虛此行，撰寫大觀樓景色者，如不搬引此一長聯來襯托，則覺有失昆明湖的壯麗，大觀樓也失去了光輝。因此至今若干文藝性的刊物、報章雜誌，也常常在記述此一長聯。筆者對於此聯也有同好；去年曾撰「憶昆明湖」一文，也將此一長聯錄列於上，「以壯聲色」。此文在雲南文獻第三期刊出後，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誤會。緣有署名「余澄」者，致函雲南幾位耆老，指摘筆者所附錄的這一副長聯，有刊印錯誤的地方，可惜余君並未將所謂「正確」的聯詞錄出，加以對照。致使接到此信的段筱峰先生，忙於到處查證，先寄我梁鉅章所編輯的一聯，後又寄同鄉李子幹先生所搜集的一聯（未注明出處），先後寄我兩聯字句也不盡同。我奉到筱老的來示後，始檢出雲南文獻第三期，將憶昆明湖所

附載的此一長聯仔細查對，發現聯詞確有數字更易之處，隨即奉復筱老一函，陳述此文刊載經過情形，及其中錯誤的來龍去脈，並說明了我引用該聯，是根據民國五年雲南總圖書館出版，庾恩賜所著的「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一書的記載。最近復奉筱老告知，已將我的來函及李子幹先生的「訂正」文稿，一併送請張尊鵬先生核正。但據我所知，尊老近因哀慟夫人去世，心境尚未趨於平靜，是否有此閑情逸緻，來作此番研究考證工作？余澄先生來函未具明通訊地址，筆者又無法與余先生當面討教。如俟雲南文獻第四期（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始予出版）再來切磋此問題，恐延時過久，對余君有欠週到。無疑地，這副長聯在文學價值上有相當的地位，如果被引用在一篇文藝性的寫景文裏，縱有錯誤之處，或有疑惑之處，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更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實不敢小題大作，再予驚動諸耆老，還是由我來借「春秋」的一角，將我對於此聯的一點粗淺認識，提出來報告，藉以就教於余澄先生暨諸雅君子。

我寫這篇「憶昆明湖」的短文，原是應旅遊雜誌，發表於六十二年四月號，並附有插圖多幀，刊出後我即發覺長聯有少數幾字與原稿不符，當時我以為只是手民之誤，並未在意，隨手修正後即置之案頭。事過八月雲南文獻第三期缺稿，乃將該卷檢出，剪下該文送請雲南

文獻編者斧正轉刊，藉以饜鄉友們對於思鄉懷故的一點愚忱。俟雲南文獻刊出後，我只看了一下標題，即未再予閱讀內容，後來知道長聯中有錯誤之處，再詳細查對之後，始恍然大悟，余君所謂「錯誤」，並非筆者的錯誤，亦非手民之誤，更不是編者的錯誤，（兩刊編者均熟識好友，就記憶所及，特善意先後為筆者更改了幾字。）其實大觀樓這副長聯，有好幾種記載，各有所據，孰是孰非？更是莫衷一是。我想余先生看了下面簡略的報告，也會「恍然大悟」了。

查昆明大觀樓始建於清時初葉，康熙二十一年有楚僧乾印結茅一椽，開講妙法華蓮經，聽者甚衆，遊客亦漸增多，遂成為名勝。後經巡撫王繼文增修，同治八年馬如龍捐修，民國初年將軍兼省長唐繼堯重修開拓之後，才有後來的規範。名人題詠甚多，其中以孫壽翁所撰的一副長聯，膾炙人口，海內稱為長聯中之第一佳作，因之大觀樓與這副長聯並馳名天下。孫壽翁何許人，已無詳考（據云孫壽翁本名孫鑄，原籍四川，落籍昆明，為一不第秀才，故自稱布衣）。這副長聯的創作時間，在康熙年代應是沒有疑問，因康熙以前大觀樓尚為一片荒丘，康熙二十一年中僧乾印始結茅於此，阮元修改此聯是嘉慶年間撫滇時候，阮元修改孫聯時，孫聯已經流傳很久，說創作於康熙年間，大概是不會錯的。這副長

聯，上聯是寫景，下聯是感懷，全聯一百八十字，文情並茂，對仗工穩，的爲佳作，普遍爲國內的文人雅士所共傳誦。在文學領域中有相當崇高的地位，也獨佔了我國楹聯史上光輝的一頁。因爲它的名氣太大，深具吸引力，所以勿論識與不識，多能占口背誦，如對楹聯有研究者，則是以此推敲琢磨，飽學之士更欲擅改，期臻於至境。有清一代名儒阮元撫滇時，即曾將此聯大事修改過。此聯記入典籍者，聯詞亦不盡同。筆者所刊錄於憶昆明湖之一聯，係根據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民國五年雲南總圖書館出版，廖恩揚著）所載，原詞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翼；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嶺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雨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何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擷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另外昆明市誌（民國十三年出版，張維翰修，童振藻纂）所刊載之一聯，與始末記所刊載者，亦略有數字

差異。致於段後峰先生寄我梁鉅章編輯之一聯，與昆明市誌所刊者完全相同，茲僅就始末記與昆明市誌差異之處提出對照比較。以始末記及昆明市誌所刊聯詞，必是有根據和出處的，大概一般記載和傳誦的，也不會超出此兩聯的範圍。始末記所載「東驤神駿，西翥靈翼」兩句，而昆明市誌所載，則爲「東驤神駿，西翥靈儀」，這兩句無疑地，是指「金馬、碧鷄」之意。「靈儀」二字固典麗，但「儀」只能用作物解，或作儀態而言；「翼」雖是鳥之兩翼，則可以隱喻了，實則「儀」字在平仄上切於韻致。接下來始末記所載「歎滾滾英雄何在」一句中的「何」字，昆明市誌所載爲「誰」，我認爲用「何」比「誰」要求得較的含蓄，「何」可以蘊含「誰」，但「誰」不能包容「何」。再接下來始末記所載「翠雨丹霞」一句，昆明市誌所載則爲「翠羽丹霞」，這一句純是在寫大自然的美景，一絲絲濛濛細雨，在晚霞輝照下繽紛五彩，反映在湖光水色中，是多麼綺麗的一幅自然景象；如代以一隻綠色的鳥，感受則迥然不同。在始末記所載「唐標鐵柱」與昆明市誌所載「唐標銅柱」，也有「鐵」與「銅」的不同，從歷史觀點上來看，應以存其真，即在文字眼光來看，仍用以「鐵」較爲挺拔，其實鐵與銅均是金屬之類，在對聯中，佳則已。最後始末記所載「半江漁火」一句，昆明市誌所載則爲「半

江澮火」，可能「澮」字是刊誤。另外始末記與市誌尚有兩字之別，實則音義相通，一是前者爲「歎」，後者爲「嘆」，一是前者爲「捲」，後者爲「卷」。至於長聯詞句之解釋，蔣公亮先生大作「昆明大觀樓聯話」一文中，有頗爲深入的探討，可予參閱。

其次來談一談「孫聯」與「阮聯」。此間所指孫聯，卽是未經修改之孫髯翁原始之作，阮聯則是阮元修改後之聯，關於此中演變，公亮先生在雲南文獻第二期所寫昆明大觀樓聯話，有較詳盡的敘述。所記孫髯翁原作一聯與始末記及昆明所記，該聯有如「騷人韻事」、「把酒臨風」、「一葉扁舟」等句，均與始末記、市誌及阮聯所載亦不盡同。至於「阮聯」之由來，是經雲南巡撫阮元大事修改之後則稱之爲「阮聯」。此是關於長聯的一段滄桑，對於研討大觀樓長聯者，具有歷史參考價值，特將修改後之「阮聯」，原詞錄刊於下：（原詞錄自楹聯叢話）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望遠，喜茫茫波瀾無邊，看：東驪金馬，西嶺碧鷄，北倚盤龍，南訓寶象，高人韻士，惜拋流水光陰，趁蟹螯螺州，襯將起，丹崖翠壁，更頻天葦地，早收回，薄霧殘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鷗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

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纂長蒙酋，費盡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蘼蕪苔碑，都付與，荒煙落照！祇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

阮元修改之聯，與孫氏原作各有千秋，惟下聯「纂長蒙酋」一句，爲邑人所難能接受。按阮元，清儀徵人，字伯元，號芸台。乾隆進士，爲當時儒林之一，淹貫羣書，著述甚多，終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卒諡文達。在嘉道兩朝曾二度出任雲南，修改孫聯是在他出任雲南巡府時候的事情。嗣後阮氏調職離滇，邑人憶戀之情，則作打油詩一首以譏之。後來阮氏擢升雲貴總督，復駐節昆明。對於修改孫聯之反映，有所聽聞。乃將「阮聯」輕輕一筆抹云，而代以「千秋懷抱三杯酒，萬里雲山一水樓。」一鰲製懸於大觀樓之最高一層，中頗並感「漁夢樓」三字。阮氏不愧爲一代鴻儒，胸襟灑脫，才氣縱橫。阮氏此一十四字之短聯，實可與孫氏長聯相互媲美，上下輝映。民初唐繼堯拓建大觀樓，所題「續漁夢樓」，實含有崇念這位先賢之意。

根據以上所述，對於這副長聯的演變，已有了一個端倪：最早之一聯，卽孫髯翁的創作，是在康熙年間，次演變爲阮聯，是在嘉慶年間，再變化爲昆明市誌所記載之一聯，亦卽梁鉅章在「楹聯叢話」所編輯之一聯，

可能是在道光年間，因梁鉅章爲嘉慶進士，係阮元門生福建永樂人，在道光年間曾任廣西等巡撫，此時著述亦多。最後一聯始演變爲始末記所記載者，亦卽時下（時下所指爲昆明未陷匪前）在大觀樓兩柱所懸掛之一聯。以時間上的推演，這個看法不會離譜太遠，就以文字也是一聯比一聯佳妙，意境也一聯比一聯高超。此副長聯固孫髯翁的創作，也經過了若干文士的心血潤化，千錘百鍊始有今日。所以筆者在致復老函有云：「晚一向認爲始末記所載之一聯較爲正確，平素推敲琢磨，亦覺得以此聯爲最佳，實字字珠璣，無瑕可指，歷年來筆之於書，誦之於口，亦以此聯爲據。至於尚有「阮聯」一說，過去曾有聽聞，近聞公亮先生所寫「昆明大觀樓聯話——附補詮」，始知此聯尚有一段辛酸折磨。如以公亮先生所記各聯，差異之多，更是莫衷一是；而敢大膽假定，此聯亦非孫氏不折不扣之原作，如「僧推月下門」與「僧敲月下門」，俱有流傳，若論孰是孰非？當以取其工者爲上。孫聯已歷數百年，引人之勝，不知多少文士醉心琢磨鑽研，難免已有過一句一字之修改，始克臻此化境。此固有待於識者之小心求證耳。將來光復大陸，返回昆明，大觀樓遺蹟是否仍存舊觀，懸聯說不定又爲共匪所毀改，亦難臆斷。」

筆者對昆明大觀樓的長聯，本無研究，而且我對聯

聯此道亦非內行，只不過是好文章人人愛讀，好對聯人人喜欣賞，實在沒有資格來談論此事，祇是抱以虛心學習研討的態度而已，既經余澄先生提出質難，使我對此聯才有一點粗淺的認識，因爲沒有時間再作進一步的翔實考證，僅就手邊有的一點資料，隨手寫來，實難滿足筆者與讀者的共同願望。致於李子幹先生所搜錄之一聯，對文詞釋意甚詳，既名爲「訂正」，就必須要有確實的考證和根據，所以我在致復公的函中亦有云：「所幸憶昆明湖一文，純爲懷鄉記故，未觸及重要史實，且長聯既有各種記錄載諸文字，不論作者或編者，有記憶不詳，或考證不實之處，應可曲諒，來函指責列位先生，籍外人猶殷殷關切，至表佩謝。晚爲同鄉會當事者之一，原以此爲本期文稿補缺，殊竟遺雲南文獻餘話，深爲憾事。而此漪漣並煩及諸尊長清神，於心有難安，實感愧疚！尊意囑將孫阮二聯及有差異者各聯在報刊公開發佈，以釋羣疑。當遵示與完白兄研商處理。最好擬俟雲南文獻第四期再予刊正，或預約學者專家深入研討，詳加考證，屆時提出研究報告，藉使省內外人士仕若干年來對於此聯之存疑有一澄清。」

現在我不俟學者專家的研究，不顧淺薄，而獻芻蕘，以拋磚引玉，尙祈高雅不吝指教。最後並向余澄先生敬致最高的敬意和謝意。（原載春秋雜誌第二十卷第六期）

昆明大觀樓長聯之訂正

李子幹

昆明大觀樓長聯，係孫髯翁所作，陸樹堂所書，早已膾炙人口，爲全國名聯之一。此間報章、雜誌等，時予刊載，但每有錯誤之處，致使名聯失真。爰將原文寫出，並略加解釋，以正視聽，而供同好，原文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註一），西翥靈儀（註二），北走蜿蜒（註三），南翔縞素（註四），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螯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註五），唐標鐵柱（註六），宋揮玉斧（註七），元跨革囊（註八），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璣盡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註一：金馬山巍立於東。
註二：碧雞山雄峙於西。

註三：蛇山崛起於北。

註四：鶴山矗立於滇池之南。（在晉寧縣）

註五：漢武帝欲征昆明，聞有池周圍數百里，乃派人潛入，暗中測繪池形，於長安附近，掘一小型昆明池，訓練樓船水師，以備征伐。

註六：唐天寶間，南詔蠻夷蒙氏稱亂，唐派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大軍十萬進剿，大戰於西洱河，不幸唐師敗績，全軍覆沒，死六萬餘人，傷殘被俘者三萬餘人，（河畔曾有萬人塚）。仲通僅以身免。其後蒙氏，不堪吐蕃苛擾，又臣服於唐，並與唐師聯合，進攻吐蕃，奪其十六城而返。唐痛西洱河戰役，忠勇將士，慘烈殉國，特於其處，建立鐵標，並加祭奠，以慰忠魂。（鐵標不知何時毀去，今已不復存在）。

註七：宋太祖派王全斌平蜀後，全斌欲逞餘威，進軍滇中，太祖鑒於唐師覆滅之前車，不敢輕率用兵，將地圖展開，用手中玉斧（宋朝皇帝，以手中玉斧，代表權威）。劃大渡河而言曰：「此外非吾有也」。

註八：元人入侵中原，均跨革囊而來，此種革囊，既可裝載用物，遇有江河，又可浮渡而過，元人南征昆明，即憑此種革囊，橫渡金沙江。

關於此聯，中間曾發生一段波折如下：清道光間，阮芸台氏督滇（名元，字伯元，號芸台，官雲貴總督，頗負盛名）。見此長聯，認爲要改動數處才好，茲將阮

氏改本錄下，以便對照比較。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向遠，喜茫茫，波浪無邊，看東曠金馬，西翥碧雞，北倚盤龍，南訓寶象，高人韻士，惜拋流水光陰，趁蟹嶼螺洲，襯將起，蒼崖翠壁，更蘋天葦地，早收回，薄霧殘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鷗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鬚長蒙酋，費盡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蘚碣苔碑，都付與，荒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

當時多數官員，隨聲附和，交口稱讚，阮氏並將改者，另刻一付，懸於大觀樓二樓中，（孫聯係懸於底層大廳中）。當夜即被人暗中撤去，不知下落，次日昆明縣令，惶恐萬狀，親至阮氏轅門請罪，阮思此事，激怒滇人，不欲再將事件擴大，即面飭昆明縣，不必追究，此點頗見阮氏氣度恢宏。

筆者曾就此事，請致鄉前輩多人，據云：凡屬名聯，必經過作者，逐字逐句，多番洗練而得，不易更動一字。孫聯在寫地理方面之景，詞藻華麗，多采多姿，亟爲自然生動，在寫歷史方面，將歷代與雲南有關之史蹟

，順序道出，最後寄以感慨之詞，使人讀之，頓生無限之思古幽情，此聯文情並茂，聲調鏗鏘，洵屬名聯中之上乘作品，尙有妙者，有多處用暗筆點出，更覺雅馴。此聯重一心字，有人認爲小疵，其實亦不足爲病。至阮氏所改之憑欄向遠，用者頗多，實不如孫聯別開生面之披襟岸幘，阮氏認爲空濶對英雄欠工，改爲波浪，實際即天空海潮，波浪濶壯之意，不過只是明暗筆法之不同而已。金馬、碧雞、盤龍，改用實寫，亦不若孫聯之暗筆雅緻，南訓寶象，則未悉阮氏所指何景。惜拋流水光陰一句，似較孫聯對仗爲工。襯將起，蒼崖翠壁，早收回，薄霧殘霞，及下聯之蘚碣苔碑等句，亦屬綺麗多姿，可與孫聯媲美。晴沙改鷗沙，似覺不順，因晴沙可稱萬頃，鷗沙似乎免強也。鬚長蒙酋（註九），含有譏諷滇人均屬蠻夷之意，因此激起滇人之不平，於是乃有撤對聯，作打油詩等之事件，且有不符史實之處，鬚氏乃係漢人後裔，蒙氏雖屬蠻夷，然在五代時，即被大理國漢人段氏所兼併，宋代係段氏統治，元人南征昆明後，封段氏爲總管，雲南始正式納入中國之版圖。秋雁改鴻雁，係沿用孫聯之暗點筆法，似乎多此一舉，一枕清霜改一片滄桑，更屬不明此聯之意，此句暗點冬景，與春、夏、秋、明寫者，配爲四時景色，阮氏改之，可見孫聯知音甚少也。

註九：饒氏，本安邑人，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西漢末，食邑於饒，遂以爲姓氏。晉時爲南寧太守（今曲靖縣）中間凶亂，遂王饒中。有東西兩饒之別，東饒爲烏饒，西饒爲白饒。清乾隆四十三年，在曲靖縣會掘得名震全國之饒寶子碑，道光間阮氏督滇，親至陸涼縣境，尋獲饒龍顏碑，爲書法界，放一異彩。

蒙氏，係西南夷烏蠻別種，自唐開國以來，因太宗聲威所及，一向臣服，舊時有六詔（夷語王曰詔），惟南詔最强，至唐中葉，南詔蒙歸義，火燒松明樓，五詔俱亡，遂爲蒙氏所兼併，於是乃總稱六詔爲南詔。開元間，歸義以破瀾蠻有功，唐會冊封爲雲南王。天寶九年，歸義稱亂，攻陷邊境一帶，僭號大蒙，唐兵擊之不克，遂與唐絕。（見上註六）

滇人以阮氏，恃才傲物，復謫打油詩一首以譏之，詩云：「阮煙鍋不通，（滇人呼煙桿爲煙鍋，阮喜抽旱煙，終日不釋於手，因取他渾名爲阮煙鍋）。韭菜蘿蔔葱，（三種均有臭味，言其臭也）。擅改名人對，笑煞孫髯翁。一此詩輾轉傳入阮氏督府，阮聞之，心頗不快，然亦無可如何，後阮於請調奏摺中有云，臣仗天威，南人不復反矣之句，聊以洩憤，未幾卽調升，體仁閣大學士。

阮氏本乃清代著名學者，因一時好勝，竄改孫髯，

有失學者風度，且此聯名傳海內，經有百餘年歷史，已奠定其在文藝上之價值，阮氏改之，殊爲餘憾也。

筆者係屬滇人，幼年時卽嚮往此聯，民國十八年春，與友人同至大觀樓遊玩，抄錄此聯，並經核對無誤，返家後，細加研讀，有不甚瞭解之處，則請教於鄉前輩多人，以求明瞭，此聯存有抄錄原底，相信並無錯誤之字，至於解釋方面，與論及阮氏所改者，半係考據所得，半係鄉前輩所言而得，其間容或有誤，尙希各界人士指教爲幸。

又關於孫髯翁先生之身世，聞之前輩云，係康熙間昆明人，曾入學、補廩、終其生只到歲貢而已，因鄉試屢不得中，卽灰心仕進，隱於鄉間，自號髯翁，以詩文爲娛，自此聯寫出後，聲譽鵲起，髯翁之聯及名，不脛而走，遍及全國，其原名反已失傳，髯翁文場雖然失意，但此聯名垂千古，亦足以自豪矣。

筆者按：本文係應鄉前輩張菴老、段峯老二公之命而寫，二老因鑒於歷來刊登此聯者，時有錯誤，引爲憾事，復以筆者，對於此聯，較爲熟悉，故命寫出，以免再有訛傳。至余澄先生來函，二老經已收到，並囑在此敬謝余先生關懷「雲南文獻」之盛意。拙文亦請余先生指教爲幸。

祭龍·火把節及登高

后希鎧

我雖是雲南人，足跡也曾遍及三迤，由於不知研究民俗，僅憑道聽塗說，誠不敢妄談滇中民風習俗。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若吾滇各地人士，能就自身參與，或本鄉固有的突出風俗，詳作介紹，積少成多，流傳今後，未必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大理的三月街，保山的生肉席，昭通的吃全羊，滇南各地的早米線（過橋），狗街的燒鴨，呈貢的果子園，開遠的趕馬調，芒市的丟包等等，都充滿了生活的情趣；不過略舉數端，已覺賞心愜意。如能廣加蒐集，並獲方家潤色，考其源流，證據古今，美以藻飾，暢敘景色，必能嚮往讀者，豈非當世難得的文獻？其中趣味，自非現代生活方式所可同日而語。

爲了拋磚引玉，我就大膽地介紹家鄉的祭龍，火把節及登高三事，以博本刊讀者諸君子一笑。在臺灣，念大陸，雖然不抵萬金的家信，也可聊溫舊夢，以慰遊子。

我的家鄉是滇南西畴，爲舊時開化府的東安里，與越南接壤。縣治在西洒街，居民約在一千戶左右，是我

土生土長的地方。我們西洒街的居民，將祭龍，火把節及登高，當做三件大事去辦，盛況不亞於清明，端午及中秋三節，僅次於過年而已。我求教過的鄉長賢達，都沒有談到祭龍及火把節的事——我在昆明讀過治書上的火把節，祇因語焉不詳，不知古人是以何種方式度過火把節。我在好些地方，見過成羣結隊的人，焚香叩頭求雨，却未碰到過祭龍。因此，我常常在想，祭龍和火把節，是不是我們西洒街保有的風俗？說到九月初九的重陽登高，我在省城昆明及府城文山，倒也附庸過高人雅士的設酒、賦詩、賞菊之盛，但卻少見登高的壯舉。所以，我就把祭龍，火把節及登高，當作突出的風俗來介紹。可是，全省之大，非我所能盡知，也許有的地方，比我們西洒街還過得隆重，那就希望不吝賜教了。

祭龍

祭龍不是僅僅爲了求雨。所謂雲行雨施，關係農業的收成。民以食爲天，就算到了科學發達，有了「人造雨」的今天，人類還是不能控制天候，依然處於靠天吃

飯的境地。非洲鬧旱災，孟加拉開火災，似乎是落後地區必有的自然災害。但同樣的災害也在美國造成穀物的歉收，演成世界性的糧荒，仍然要歸因於天候。缺雨則旱，雨多則氾，對農作皆屬有害。祭龍求的是風調雨順；五風十雨，正是豐年之兆，也是農村社會馨香禱祝的事。

龍爲四靈之一，俗謂龍有治水之功；水旱之災，全在龍的興雲致雨如何了。龍既然是雨水的主宰，不旱不氾，自然全靠龍的佈施。水旱乃生民大事，祭龍也就不能等閒視之。

龍不像天帝祇有一位，而是有水源的地方都有龍。

「大雲請雨經」說龍王有一百八十五位，但我們西泔街上的居民，從來不說「祭龍王」的話，祇說「祭龍」。

我們西泔街是在萬山環抱中，山石多是萬丈懸岩，到處都有地下流泉。到了雨季，山麓的岩穴中，經常流出清可見底的泉水。我們認爲每一個出水洞口，都是龍蟠之地。在雨季來臨之前，我們就要去祭龍；也就是到每一個出水洞口去祭祀。

祭龍的方式，並非人人跪拜，也不是焚香鳴炮了事。如果以現代的生活方式來說，祭龍等於野餐；祇是這種野餐，必須到有龍則靈的水源去舉辦。

大概在陰曆的三四月間，正是春末夏初之交，花繁

木茂，主辦人任意選擇一個吉日，在任何一个水源地去舉辦。先在街頭貼告白，說某月某日在某處祭龍，請大家參加。準備參加祭龍的人，既不必事先登記，也不必先繳餐費，但要自己備辦酒和飯，到了預定的日期，逕往參加。

主辦人叫做「成頭的」，多半是熱心人士。他們依照往例，宰子一隻或兩隻豬，由義務刀手將肉切成若干塊，在野地臨時設灶烹煮。煮到可切回鍋肉的程度，就由刀手們在大案板上依照切回鍋肉的方法，不分五臟頭蹄，統統切成片子，回鍋再煮——我們叫做煮「金鍋湯」；如果依照昭通「吃全羊」的說法，這種吃法可以叫做「吃全豬」。

祭龍的儀式，多半在下午三四點之間舉行。用八仙桌在露天之下擺好香案，點燃香燭，端上貢品，然後鳴炮，由主辦人代表大家在爆竹聲中，磕上三個頭，就算禮成，簡單而不隆重。比起府城裏的人「求雨」，真是太不恭敬了——城裏人求雨，是將男孩子們編成隊伍，抬着龍王爺的神轎遊街，一兩百名的孩子，各人持香一炷，跟着神轎走三步，一叩首，在九叩首之後，還要有領導的成年人帶着大家誦求雨文，領導人唸一句，孩子們唸一句，肅穆虔敬，真有一份求天降雨的情操。這種求雨的隊伍，通常都是由東西南北各門的住戶各自組成

，所以在同一天晚上，可以碰到幾支求雨的隊伍。在我們西酒街的祭龍，迷信或宗教的氣氛很少，遊樂的意味比較重。

參加祭龍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可以說閭閻光臨。

家長帶着一家老小，在舉行儀式之前，就到達了。酒和飯既然要自備，大家都帶着米，鑼鍋（東川銅製）和碗筷，選擇一塊平坦的草坪「紮營」。孩子們像童子軍一樣，搬三塊石頭來設臨時灶，檢些枯枝葉來生火，媳婦或大姑娘忙着煮飯。孩子們在草坪上遊戲，年長的人在「歇白」（談天），關於龍的神話，也就在這種場合代代相傳。

祭龍的儀式完畢，主辦人就開始「點朋」——人口少的人家，六七個人就算「一朋」了，人口衆多的人家，來了一二十人。就分成「兩朋」。所謂「朋」，就是一個分菜（全鍋湯）的單位，好比一桌菜的意思；因爲在郊野會餐，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不能稱爲一桌人，才叫做一朋。一個朋也就是一個結帳的單位，主辦人多半在大家飲酒吃菜的時候，向大家高聲宣佈，說這一次祭龍，殺了幾隻豬，連雞支一共用了多少錢，參加的「朋數」有多少，三三三十一，每朋應該分攤若干。

主辦人是爲了興趣，不是爲了賺錢，帳目都是公開的。其實，支出的筆數不多，也沒有什麼好隱瞞。參加

的人，更是爲了生活的調濟。在野外吃一餐「全家福」，而且自己還得動手做飯，樂趣自在其中——這是不是漁獵時代的遺風？似乎不敢這樣說；但分而食之的愉快，比今天的團體聚餐，就別有一番滋味了。至少祭龍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團體活動，在家庭制度與敦親睦鄰日趨式微的時代，這種學家參加的野餐活動，自然有它特殊的意義。

火把節

我們西酒街的火把節，是在陰曆六月廿四日夜間舉行。我祇知道這一天的日間要祭「田公地母」；但不知火把節的真實來由是什麼？也不知火把節的用意何在？大家祇是去玩火把，既不祭神，也不許願，似乎與田公地母不相干。

在火把節未到的前十多天，大家就在準備火把了。

火把的主要材料是黃梨刺，是一種七八尺高的有刺灌木。自山野砍回之後，用斧頭捶裂，在日光下曝曬——如果碰到陰雨不止，便舉火烘乾，棄其皮，然後一束一束的綁細起來，長約五六尺不等，約有直徑五寸左右的粗細。在點火的一端，插上破細的明子（松樹的心材，有油質，易燃）。另外一種材料是松香粉（松樹幹流出油脂，乾固之後，搗成粉末，撒在火上，會像火藥

一樣燃爆)。

玩火把的人，從會走路的男孩到二十多歲的青年都有。到了六月二十四火把節那天黃昏，整條街上的男孩子都燃上火把，揹着松香粉的袋子，三五成羣，遊行去了。當然，年歲太小的孩子，祇是在住家附近走走遊遊，由成年人照顧着。十歲以上的孩子，都要遠遊。走幾步，向火焰撒上一把松香粉，便發出強烈的火焰和近乎爆炸的聲音。

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實在說不出來。在事實上就是「玩火」，公開的玩火，成羣結隊的玩火。也許由於小心防範的緣故，在我的記憶中，在老人的傳說中，火把節那天，從來沒有鬧過火災。

端着火把去遠遊，大抵與年歲成為正比。年齡越大的孩子，遊得越遠。十來歲的孩子，多半從街頭遊到街尾，也就回家了。十多二十歲的孩子，要到遠郊去遊玩。這個年歲的孩子，最易生事，不是去摘人家的包穀（玉米）來燒吃，便是分幫分派，搶奪人家的火把。但是，因為年年都會發生這種事情，成年人也就在每年的節日，都嚴加防範，這種近於不良少年的不良行為，得逞的機會並不多。大體說來，端着火把出遊的人，都是規規矩矩地去，規規矩矩地回來。

因為要到郊區去玩火把，夜間飛行的昆蟲，會一羣

一羣地飛來撲火。聰明的人就說，火把節起源於「用火撲滅害蟲」。這是想當然的說法，假如願意翻書，或者會找到一些證據來支持這種說法。不過，就我參加火把節的十多年的親身體驗來說，除了玩火之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更神奇的意味。但是，玩火的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而且所有的男孩都樂此不疲，可惜的是祇有那麼一晚。

我在緬甸體驗過潑水節和點燈節，可以說得上學識若狂，而且富有宗教的氣氛。但細加分析，還是一個玩字，也是一種樂趣——潑水就是玩水，點燈就是玩火，祇是燈比火把文雅一些。火把節顯然太粗獷了，在熊熊的火焰上撒下松香粉，不是火上加油，而是火上加火藥，真是壯觀。

登高

登高在陰曆九月初九舉行，可說是青年男子的登山與野餐活動。九月初九是重九，又叫重陽，是通行全國的一個節日。但是，如何度過重九，各地的習俗，容有大同小異之處。

以我們西沅街來說，登高這天，不是爬山，便是「吃拼東」。

有的人喜歡爬山；在我們街頭一華里左近，便有一

座鶴立雞羣的高山，像竹筍一樣，獨立直聳，雄壯而秀麗。這是北回歸線上的一座高山，處於雲貴高原的邊緣。由於位居「不毛之地」的南荒，無緣於高人雅士，這座極目千里的高山，怎能名傳遐邇呢？

我們稱這座山爲「老高山」。爬到這座山的頂尖，四面八方的山嶺，都像羊羣一樣，低伏在雲海之下。九月正是天高氣爽的日子，游目四顧，山雲無窮，真會感到天地之大，也會使人目空一切。但是，由於山勢陡峻，不免居高思危。所謂名山大川之遊，足以陶冶心胸，誰能說前人的話沒有道理呢？

不喜歡爬山的人，便參加「吃拼東」。「拼」就是拼湊在一起——趣味相投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相約成夥，人人都是東道主，大家出了份金，推出執事，或司採買，或司烹調，或司雜務，選擇有山有水的地方去野餐。

這種野餐的特色是菜式要多，應有盡有的炊具，都要帶到山上，而且是吃中午及晚飯兩餐。從殺雞到上菜，都是大家動手。沒有廚師，更沒有侍應人員，有時會有長輩光臨指點灶做菜的訣竅，但不參加共餐。

吃拼東的趣旨既在吃，對菜式有兩手的人，當然要表演一下，讓大家欣賞他的「拿手」。不懂烹調的人，也可藉參加「拼東」的機會，大飽口福。

吃拼東既然是一種風俗，到了九月初九這一天，可以說是十室九空，大家都去吃拼東去了。所以在郊區的山上，就可看到一夥一夥的人在聚餐。祇是大家都沒有騷人墨客的雕蟲之技，既不會作詩，也不會寫序，這種雅聚，也就隨時光而消去。但是，與會的人，既是因趣味相投而相聚，不以家庭爲中心，自然可以開懷暢飲，談古論今，在心境或情緒上，又怎能說它必定下於蘭亭之會呢？

壽 李伯英鄉長七秩，八秩 疊韻兩絕

蔣公亮

一

家山橫斷彩雲封，淑氣長春人壽雍；

七十功名渾未已，少年書劍老猶龍！

註：伯老與余籍隸滇西鶴慶，位於雲南高原之橫斷山脈中。

二

堯天三祝頌華封，碩德清芬蔚國雍；
八十身心猶矯健，南山東海一虬龍。

滇西的火把節

蔣公亮

——一個紀念「蒙詔」王妃的貞節儀式

雲南西部——尤以大理縣爲中心的五六十個縣城，雖然自明初已大量的移民，漢族已不少於百分之八十以上。少數民族，多居山地，其居處於平地（多爲盆地）者，不論語言風俗，都已漢化，所以一般民情，與我內地各省不僅不有區別，甚至還有些地方，保持着更多的古代氣息。一年三節——春節、端陽節、中秋節都十分隆重的舉行。但是在這五六十縣中，僅次於三節（也許可以說相等），而更比其他的節式（如重陽、冬至等）更爲多姿多采的「火把節」，是這一地區特有的節儀。

「火把節」是在陰曆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黃昏以後舉行，節前幾天，家家戶戶便準備火把，它是用劈爲細枝的松木條，一束束一束束，一層一層的細緊，有大有小，小的一隻手可以持着，大的則豎立在大門前或庭院中，有些逐層由中心向上，成一座寶塔形，有些祇是上

面尖削，成一根火箭式，多由三四尺高以至丈餘，甚或高過一般簷口者，要看各人的財力和技術來準備。當日黃昏以後，綴以香燭花葉，對天膜拜後，火把齊燃，家人男女老幼，齊集一方各以松香（松脂蜜和香麵拌成）迎火舌撒之，火焰四射，城市鄉鎮，各家多同時舉行，照耀如同白晝，其能以手指移動之小火把，多向屋內及院落中幽暗處撒照，藉以滅殺夏季蚊蠅等害蟲。家人藉此聚集狂歡，直到午夜將闌，火把漸成灰燼，松香亦已撤完，方才興盡就寢。山野間亦有男女青年，圍集火把，歌舞民謠，狂歡徹夜。或持火把，互相迎擊，以爲嬉戲。

爲何滇西有「火把節」，而且多數的漢人也過這一節儀呢？說來，他是爲了紀念一個淒豔節烈的故事！

滇西一帶地區，在唐朝初年，是六詔的疆土，六詔是蒙禰、越析、浪穹、鄧賧、施浪、蒙舍。蒙舍亦即南

詔，史書所載：「南詔王皮羅閣武功最盛，破西洱河蠻，取太和，兼併六詔。奉唐玄宗詔，平兩蠻蠻，擊破吐蕃，疆域大拓，並於開元二年，親入朝，賜名歸義，封雲南王」。當皮羅閣兼併六詔的時候，他在趙州——

即現時大理縣東西的鳳儀縣下關近郊，建築一座輝煌的「松明樓」，約集各詔會盟。各詔在他的武功威脅下，都祇有受命參加。蒙詔的王妃——慈善公主（也稱她為鐵劍公主），是一個美麗聰明的人，她預知南詔深謀陰險，一定會對各詔的領袖，斬草除根。當她丈夫去參加會盟的時候，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又無法加以阻止，臨別的時候，她把手上帶着的一隻鐵劍，脫下帶給丈夫的手腕上，當時只是表示離別的情意而已！結果，不出她所料，各詔於陰曆六月二十四日晚盛宴於「松明樓」會盟的時候，南詔便乘隙將整個「松明樓」和參加會盟的各詔領袖，完全一火焚光。事後焦土殘骸一片模糊，各詔領袖尸首都無法分辨，祇有慈善公主憑藉着燒焦屍體上帶着的鐵劍，辨明是她的丈夫，得以把屍體運回安葬，同時她安葬丈夫的時候，便以身殉，終於與她丈夫連埋泉下……

滇西的人——不論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爲崇敬這一凄豔貞烈事跡，便在每年的六月二十四用火把的烈焰作象徵，來紀念火燒「松明樓」的故事。

返鄉感懷口占一律

卅六年臘月

蔣公亮

梓里關山望有涯，東南烟鎖漾江霞，
長空孤影掠征雁，流水蕪城啼暮鴉；
萬里忠貞猶寄國，卅年離亂已無家；
風雲頻湧前塵道，柳眼羈情感歲華！

註一：民國卅六年冬赴滇西廿餘縣競選立委，臘月十五日自麗江折返鶴慶故里度歲，道中遠眺有感而作，時距離鄉整三十年矣！。

註二：漾江爲鶴慶盆地主要河流，名漾濞江，俗稱東山河，流向東南山區隧渠，會入金沙江。

昆明西山作曲

線光天

遙見東方紅日現，山容好似畫圖懸；
隱隱雞聲唱茅店，野寺鐘聲到客船；
桐葉經秋花片片，芝草猶凝露珠圓；
竹林深處柴門握，幾家漁火起曙烟。

雲南同鄉會會務簡報

一、六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五十八週年紀念暨本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並頒發六十二年中上優秀及清寒同鄉子弟在學獎學金，計到會員同鄉一百二十一人，臺北市社會局並派古瓶梅小姐出席指導由楊理事長家麟主持會議，會後聚餐，當日改選理監事結果計選出楊家麟、簡爾康、周爾新、陶鎔、張邦珍、丁中江、蔣公亮、羅衡、裴存藩、狄文光、邱開基、申慶鑾、念爾佑、李文中、龍繩武、龍美聲、李先庚第十七人為理事。段克武、項克恭、郭東陽、宋澈石、后希鑑、馬崇寬、葉品煥等七人為候補理事。張維翰、李宗黃、段克昌、魯道源、李懷民等五人為監事。陳玉科、李拂一等二人為候補監事。年後隨即舉行第三屆第一次全體理監事會議，並選出簡爾康為理事長，楊家麟、周爾新、張邦珍、蔣公亮、狄文光、申慶鑾等為常務理事，李懷民為常務監事。（本會第三屆理監事名錄附後）

二、有關本會六十二年決算書，六十三年工作計劃預定表及六十三年預算書，均經第二次全體理監事會議通過。（各書表附後）

三、本會元月廿四日即農曆正月初二日上午在實踐堂舉行春節團拜計到同鄉百餘人，情緒熱烈歡洽。

四、同鄉國民大會代表張培光於本年七月八日在臺中逝世，本會簡理理事長爾康於七月十七日曾偕申常務理事慶鑾親往臺中市立殯儀館致祭，並慰問遺眷張李卓如女士，張故代表培光生前曾立有遺囑，特將臺北市內湖碧湖新村委建房屋一棟，贈本會作為清寒大專學生獎學基金之用，盛情至為可感，惟該屋係中央民意代表貸款委建房屋，本會正與國民大會及住輔會積極辦理產權轉移中尙須按月（共廿年）納繳貸款及贈與稅，至該屋贈與經過，俟手續辦理完畢後，再於下期文獻專文報告其處理經過。

五、為歡迎海外同國慶賀雙十同鄉會，於十月十九日下午在郵政總局四樓會議室舉行茶會招待泰國雲南會館回國慶賀團，計到該會理事長兼慶賀團團長呂連陞暨全體團員廿餘人，由本會簡理理事長爾康暨全體理監事接待，會後並攝影留念。

本會理監事名錄

理 事 長	簡爾康	張邦珍	蔣公亮	狄文光	申慶璧	李文中	龍繩武	龍美瑩	李先庚
常 務 理 事	楊家麟	周爾新	羅 衡	裴存藩	邱開基	念爾佑			
理 事	陶 鎔	丁中江	郭東暘	宋漱石	后希鑑	馬崇寬	葉品煥		
候 補 理 事	段克武	項克恭							
常 務 監 事	李懷民								
監 事	張維翰	李宗黃	段克昌	魯道源					
候 補 監 事	陳玉科	李拂一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二年決算書

項 目	收 入 之 部	金 額	說 明
基 金 利 息	四、七五〇・〇〇		
理監事及會員捐助常費	一七、〇五〇・〇〇		捐款人芳名及金額已刊雲南文獻第三期徵信。
泰國雲南會館祝賀團捐助	一〇、〇〇〇・〇〇		“ ”
旅泰同鄉李心通夫婦捐助	五、〇〇〇・〇〇		
歡迎泰國雲南會館祝賀團聚餐餘款	三五〇・〇〇		
常 年 會 費	一、二六〇・〇〇		一、六十二年計六十二人繳納每人二十元共計如上。 二、另收永久會費六、二〇〇元（卅一人）提為基金存儲不列常年收入。
第三屆會員大會聚餐餘款	七三〇・〇〇		
合 計	三九、一四〇・〇〇		
支 出 之 部	三、五九六・〇〇		
上 年 透 支			

春	節	團	拜	一、四八〇・〇〇
慰	問	費	一、二〇〇・〇〇	
第三屆	會員大會	費	一、四四〇・〇〇	
第三期	雲南文獻印製	費	五、八〇〇・〇〇	
全年	雜	支	三、六〇〇・〇〇	
交通	費	費	三、六〇〇・〇〇	
合計			二〇、七一六・〇〇	

包括登報發通知會場春償等。
包括喪禮救助等。
包括登報發通知會場等。
印製五〇〇本。
補助實踐堂文書收發人員。

總 結

存 餘 一八、四三〇・〇〇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二年工作計劃預定表

工 作 項 目	預 定 進 度	說 明
召開第一次全體理監事會議	元 月 份	推選本屆常務理監事暨理事長，已於元月十八日舉行。
六十三年春季團拜	元 月 份	已於元月廿四日在實踐堂舉行。
召開第二次全體理監事會議	二 月 份	訂於本月廿二日舉行，審核六十二年決算。
召開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三 月 份	研處會員大會交辦事項，審議六十二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調查整理編製會員通訊錄並製發證	四 月 份	
召開第二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五 月 份	處理例行日常事務。
召開應屆雲南大事畢業同學茶會	六 月 份	聯合大專同學聯誼會辦理。
召開第三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七 月 份	處理例行日常事務。
第四期雲南文獻編輯小組會	八 月 份	籌備第四期雲南文獻之編印事宜。
第四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九 月 份	處理例行日常事務。
招待歸國僑鄉茶會或餐會	十 月 份	酌情辦理。
召開第五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十一 月 份	籌商雲南起義紀念會及會員大會之召開事宜。
召開第三次全體理監事會議	十二 月 上 旬	提報護國紀念及會員大會籌備經過。

舉行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九週年紀念暨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十二月廿五日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年預算書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收 入 之 部			
上年餘存	一八、四三〇・〇〇		
基金利息	七、六六一・四〇		基金五九、〇〇〇元按銀行現行定存利息計全年合得上數。
常年會計費	一、二〇〇・〇〇		預計六十人繳納，如有永久會費提列基金。
合 計	二七、二九一・四〇		
支 出 之 部			
茶節團拜	一、六〇〇・〇〇		包括登報發通知春償等。
會員證印製費	二、〇〇〇・〇〇		備雙十或其他茶會之用。
慰問費	二、〇〇〇・〇〇		擬印製一、〇〇〇份備用。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費	二、〇〇〇・〇〇		包括喪禮及救助費。
第四期雲南文獻印製費	八、〇〇〇・〇〇		包括登報發通知及會場佈置等。
全年雜支	三、〇〇〇・〇〇		仍印五〇〇冊。
交通費	三、〇〇〇・〇〇		
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〇		
合 計	二六、八〇〇・〇〇		
餘存	四九一・四〇		
結			

雲南同鄉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一、獎學金部份

(一) 獎學金基金：

一三三、三〇一・八〇元。

(二) 宋委員漱石代安故委員則法捐

四、〇〇〇元。

(三) 何 恕代何故龍軒捐

一、〇〇〇元。

四 獎學金利息

一三三、一九八・八〇元。

以上共計一六一、五〇〇・六〇元。

二、助學貸金部份：

(一) 助學貸金基金二四、一九二元。

(二) 助學貸金利息 四、三九四元。

以上共計二八、五八六元。

三、因目前生活程度高，原定大專每年一、二〇〇元，高中八〇〇元，

似數偏低。本年獎學金委員會決議自本（六三）年起將原有大專

部門，分爲：大學及學院者每年

二、〇〇〇元；專科學校者每年

一、八〇〇元，高（中）職者每年

一、二〇〇元；若以後申請學生

多，基金所獲利息不敷發放時，

少數由本會幹事捐助，若數額差

距過大，則再行勸募。

四、本（六三）年度雲南同鄉會清寒

優秀學生獎學金幹事會核准得獎

學生，計大學及學院者四名，專

科一年，高（中）職者六名：

(一) 大學及學院組

楊 援 男 雲南昆明 高雄醫學院五

年級

楊 傑

男 雲南昆明 輔仁大學法律

系三年級

彭台鳳

女 雲南蒙自 東吳大學歷史

系三年級

張愛鳳

女 雲南龍陵 輔仁大學夜間

部經濟系二年級

(二) 專科組

趙林美

女 雲南大理 中國市專夜間

部市政科三年級

(三) 高（中）職組

李克勤

女 雲南安寧 虎尾女中高

三

柴 寧

女 雲南順寧 中壢中學高二

楊慧姦

女 雲南保山 松山高職高三

木淑娟

女 雲南麗江 嘉義高職高一

楊德榮

男 雲南騰衝 復興高中一年

級

楊萃榮

女 雲南騰衝 中壢中學高一

請 多 利 用

郵 政 國 際 陸 空 聯 運 包 裹 業 務

中美——從臺北空運到舊金山
 中加——從臺北空運到洛杉磯
 中歐——從臺北空運到阿姆斯特丹

(寄夏威夷包裹可直接空運到檀香山) } 再利用水陸路轉運至寄達地。

寄達地及資費：

寄 達 地	比 利 時 蘭	荷 國 及 蘭	英 國 威 爾 斯	挪 威 國	法 國	西 德 及 奧 地 利	芬 蘭	瑞 士 大 班 列 支 敦 士	丹 麥	瑞 士 堡	盧 森 堡	瑞 典	芬 蘭	希 臘	馬 爾 他 島	冰 島	葡 萄 牙	愛 爾 蘭	美 國 本 土	夏 威 夷	加 拿 大	
重 量 限 度 (公斤)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	10		20		10		
保 價 限 額 (金法郎)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資 費	95	125	115	95	105	90	85	110	100	110	100	90	90	80	105	60	70	65	65	70	80	90
不 續 公 逾 1 續 公 斤 每 公 斤	60	70	65	65	70	65	65	65	65	70	75	70	70	70	70	70	80	70	70	70	90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雲 南 文 獻 第 四 期

編 輯 者：雲南旅臺同鄉會文獻小組

出 版 者：雲 南 旅 臺 同 鄉 會

印 刷 者：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一號

電 話：3313429 3313276 3313707

長團呂會茶迎歡
詞致陞連



詞致生先英伯李

部之會茶迎歡加參
旗團及員團份

